6
7
8

中华古籍保护

遜志齋集卷之六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毀譽

一人之所好可以信其爲善人乎一人之所惡可以信其爲非善人乎未可也一人易私也衆人之所好可以信其賢乎衆人之所惡可以信其不賢乎亦未可也衆人易誣也然則惡乎從其時之君子其爲人

也君子其是非也必明其去取也必當其爲言必可信而無阿一君子之所好惡不問可信其爲賢否也衆君子之所好惡不問亦可知其爲賢否也何者恒人有衆寡君子無衆寡也通齊國之人皆惡臣章孟子獨取之而齊人之言皆廢衆誣而孟子直也舉滕國之民皆信許行而孟子獨斥之而滕民皆以爲然衆私而孟子公也苟非君子雖衆不足信而況其寡乎苟爲君子雖寡不可忽而況其衆乎然則聽言之道亦可知也君子之守不可移也一人曰是可罪君子不信也必察焉稱人之善也亦然不惑於恒人之毀譽故足以爲君子人毀而毀焉譽而譽焉於恒人也何擇嗚呼今之君子何其易於毀譽也不賢人也或告之曰某也賢則從而賢之果賢人也或告之曰某非賢則從而不賢之賢與否人也賢之否之者吾心也奚不以吾心賢否之而以毀譽之言爲賢否乎曷爲不思也恒人之毀人也有端其譽人也有由有忌而毀者有忌其才而然者有忌其名軋已而然者有忌其位高不及而然者有忌其貲多不分而然者有忌其爲世所重而然者惡而毀者四惡其直諒不比也或毀之惡其正而不可以私動也或毀之惡

其賢而彰已之惡也或毀之恒人之毀不出乎此者鮮矣出乎此而信之以行誅責焉行威怒焉則賢者遇禍而不賢者得志矣其譽人也有二利之而譽者四利其德已也利其賜已也利其勢可倚也利其名可衒也畏之而譽者六或卑而畏之或以其貴而畏之或以其臨而畏之其勢盛也或脅之其黨衆也或使之其名震也或讋之由是而譽非其本心也不察而信之慶賞因之而施爵祿因之而頒則不省者愈熾矣鄉乎號道乎吠而從之者鷄犬也取於物而不求諸心斯其爲物也焉有君子而可以毀譽動乎雖然以毀譽易心者不知人者也以毀譽自變其行者不自知者也古之君子信道也審而自知也明其中無缺萬人毀之所疑當作漠如也其中未至也萬人譽之確如也彼豈以外易內哉人知之也未嘗喜人之不知也未嘗愠其心方師友乎聖賢而以百世爲旦暮蚋集而蛆散者於我何哉嗚呼不以毀譽觀人者吾弗得見之矣能不變屈於毀譽於道也其庶矣乎

## 鄉原

或曰鄉原奚謂德之賊也曰以其僞也奚爲其僞也

曰務同乎衆而不知道也一鄉之中有善人焉有不善人焉君子惟取乎善人而已不善者雖強附以從不取也怨怒以謗弗顧也於善如是也於不善如彼也斯爲君子已矣使善不善咸悅而無殊焉寧知非不善人之徒哉鄉原者欲人咸悅而不擇義理者也欲人咸悅者鄉原之情也君子不可以利悅小人可以貨誘者天下之勢也以其私情動天下之勢必不可兼致而偏勝焉則與鄉原合者必斃君子不合乎汙者必惡鄉原之人鄉原之不善於君子則思所以擠排擯斥之於是視君子如仇讐而善人之類銷矣其賊德也孰大於是曰若是則盜也奚原乎曰以名則盜凶而原吉也以言其禍與其原也寧盜虎皮而虎質可倫也羊其外而虎其中不受其禍者鮮矣方大剛直者其內必疏通而不回詭佞而下人柔和而易喜者其險且戾莫測也故能餌人以甘言者必能中人以危法飾小謹以釣名者必能爲巨雲以厲民以鄉原致位者胡廣也以鄉原竊國者王莽也無他由僞也

閔俗

何曾於晉非名相公孫五樓於南燕爲亂臣趙括於

趙氏爲敗子然栝能讀父書傳五樓料劉裕用兵曾
知晉室將亂後世稱材智者有所不若也嗚呼豈特
賢者不如古哉

斥妄

君子之於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於世死而
無愧於心者爲君子其不能然者爲衆人此其所由
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於世無補雖有喬松
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
於無過雖談笑而亡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
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脩其可以無媿
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
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於天下後世於人之道
無所愧雖不幸而乖於天迄於人死於疾病患難何
害其爲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
端之惑也異端之徒其立心行已固已大畔於君子
視倫理之失夷然以爲宜爾而不恠其身雖生其心
之亡已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尸居以求其所謂性
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亡以預知
其死爲神以不困於疾病爲高彼既以此奉眩於世
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

道而預知不困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聖賢所以爲教而人所當爲者也窮天下之理而見之於躬行盡乎三綱六紀而達之於天道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爲人不過學此而已生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可死入乎此則爲人出乎此則爲夷狄鳥獸不可毫髮去也異端者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異於聖賢之所云乎其去夷狄禽獸果遠乎皆不能然而惟緩死之求審如其言能閱千載而不死與木石何異曾何足以夸人而效之耶況其生死亦與恒人同其不爲疾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期特寡慾清心使然耳不足以爲異也苟以隱且而死爲異則植物皆立枯苟以預知爲神則鳥有知死而哀鳴者此二物者亦足異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之道雖不得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負手而歌聖人之於生死宜先知之然不若是不害其爲聖人也聖賢之於道不苟同於人於跡不苟異於俗道欲其同則枉已跡欲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爲也舍聖人不效而惟異端恠術之師幾何而不陷於夷狄鳥獸耶

## 啓惑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惟妄則將棄其常而趨怪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已而愚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惟變之說附飾其故以警動衆庶其意以爲此理之秘傳者人不及知而我始發之遇一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而無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之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夫運行乎天地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異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爲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何爲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爲輪廻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其罪而然耳見鐫唇掀鼻俯簷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

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爲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爲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惟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生亦緜緜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盡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爲再生之根尚烏足以爲天地哉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于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于鼏而爲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魂魄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即天地則可令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惟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于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爲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 言命

方子灌蔬于圃客有言祿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

命之說乎窮乎天理之紀推乎日月星辰之行參乎
氣運往復之端而後可以言命之粗而余何暇言之
而若亦何暇聽之然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
吾與二鄰人藝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
種又同其一人疇之甚時溉培甚宜其蔬爲最盛藩
籬不固一日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
治時雨既畢草秀其上而蔬伏其中萎翳隕穫無復生
色吾閔二人者之爲葺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溉
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茲二者亦可以言
命否乎世之敏於封植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
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脩而困賤貧者勝於草者也
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嗇禍福制於天者有必至而
不察修治警戒由於人者有未至天人之道離而命
之說窮矣雖然此吾庶民之圃之喻也非王者之圃
之喻也萬民者王者之蔬也九州之內王者之圃也
仁義德澤其培溉之具也政教刑罰所以剔汙萊而
理之也夷狄盜賊踐吾蔬者也酷吏橫斂敗吾蔬者
也聖人在乎上敗吾蔬者斥之踐吾蔬者芟之除之
攘之而歲免其租月賜之酺同其好惡而恤其窮孤
故其民多富而以天好善而無殃斯時苟以六物推

民之災祥豈無短折貧困者乎而卒不售者人事修而天莫之違也及其不然可以踐敗之者有所不修而可以培且溉者有所不行故其民多不能遂其性而樂其生然其命之出乎天者豈無壽福康寧者乎亦卒乖戾者人事廢於下而天亦莫能違也故盛世衰世之民其命皆不可推宜然而然不然而不然此人所能知數之所該也不然而然宜然而否此理之所不可徵天地之所不能易而況於區區之數乎若行乎今之世其操術必精矣閱乎世之人必衆矣亦嘗見有宜死而壽宜賤貧而富貴如吾之所稱者乎苟有遇焉則幸以告吾將擷圃中之蔬歌太平之盛以與子言命

## 越巫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爲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諉以它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慍其誕瞷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爲真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

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
角角墜振其鈴既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
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
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曰丞扶我
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床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

吳士

吳士好奓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善談兵談必
推孫吳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
未決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粟
梟莫富於姑蘇甲兵莫利於姑蘇然而不覇者將劣
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鬬耳
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於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爲然
俾爲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羸縮士嘗遊錢
塘與無賴儒人交遂募兵於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
得官者數十人月靡粟萬計日相與講擊剌坐作之
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
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蒐得縛至
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

右越巫吳士二篇余見世人之好誕者死於誕好

夸者死於夸而終身不自知其非者衆矣豈不惑哉遊吳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爲世戒

明辨

或曰蘇洵子之論明事約而功多其可爲善言也乎曰其謂有大知小知者是也其所謂大智小智者非也聖人之治天下豈用詐術揣量天下之人情以爲賞罰哉亦惟用其誠而已譬之天地之化陰陽誠運日月星辰誠行風雨雷露霜雪誠施寒暑晝夜之叙誠平物之固乎其中者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其生與死天地豈以私意爲之哉物各有以取之耳故物之生者不以生爲恩死者不以死爲怨以天地無意於生死也聖人之於賞罰豈異於是政教誠立禮樂誠脩五刑五服誠陳隨其功罪而各得報焉爲公卿大夫爲士爲非爲劓爲墨爲宮爲大辟非聖人賞且罰之也聖人之法賞且罰之也非法有意於賞罰也受賞罰者自致之也故聖人垂衣坐乎廟堂而四海之人改德繕行行於千萬里之外萌一惡心則慄然內懼恐其君之知之而不敢爲修一善行則欣然自喜必其君之已知而不敢怠聖人豈能家察人視而使之然哉誠立乎此而應乎彼此明之大者也蘇子之

言則不然以爲人君之賞罰當若雷霆雷霆之擊物不測故人畏之如蘇子之言是天以詐術待萬物豈足爲天哉世以天以雷霆罰暴惡吾不知其果然否也使其果然吾意天遇暴且惡者則罰之必不操狙詐之道盼盼焉瞷人之不意而使人駭讋者市井相傾之小智稍知出人之不意而使人駭讋者市井相傾之小智稍知輕重者不爲曾謂天而若是乎苟謂暴惡者不可得而盡誅故警一二以懲千百尤非也夫警一二以懲千百者亂邦姑息之政畏其衆而莫敢問不得已而爲之耳非聖人之道也道貴乎至公善惡各當其報者道之常也今使千人而叛父殺神明惟一人受雷霆之誅則此一人者獨何不幸而餘人獨何幸乎誅止乎一人爲暴惡者將曰天之誅不能遍乎人吾何懼乎則其不善之心愈肆矣復何畏憚之有乎故謂雷霆誅暴惡者未必然也謂天以不測使人懼者非知天者也皆小智之私論也曰然則齊威王用此道而諸侯震懼者何耶曰彼固覇者之餘術耳烏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明則四境之內將不能欺之矣蔽於左右之人至於九載而後悟安在其智乎賢者非特即墨大夫不賢者非特阿大夫因左右之毀

譽而賞罰斯二人其他有賢過於即墨不賢甚於阿者不幸而左右不言則無所賞罰焉則爲鄰國之咲亦已多矣何震懼之有哉謂諸侯震懼者史氏之謬詞也蘇子信而取之過也彼蘇子者好於奇謀而不知道喜爲異論而不守經吾恐世有好其說者以私智爲明而禍天下故辨之

## 學辨

人莫不爲學孰知所以爲學也所以食者爲飢也所以衣者爲寒也至於學而不知所以其可乎哉夫人之有生也則有是心有心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是性也惟聖人不假乎學能生而盡之非聖人之資也苟不學安能盡其理而無過哉故凡學者所以學盡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而人之倫紊矣此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而學必有要焉何謂要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說五經也而知之者寡矣苟不足以知其意雖日誦諸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矣而烏足爲善學哉夫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

際君臣華夷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覩其辨索之史記以質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說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凝之踐之於身欲其實也措之於家欲其當也內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困辱而勞坐之欲其著而不懈畜而愈堅也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辭以察其淺深驗之乎事爲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其未至日量而歲較書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位則澤被乎四表聲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績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著之於書以淑來者豈不巍巍然善學君子哉今之學經者吾疑焉童而誦之勦其虛辭以質利祿有金庾之入以食其家則棄去而不省問其名則曰治經也問以經之道則曰吾未之聞也或者談治亂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乎大位則惟法律權謀是行問其故則曰經不足用也於乎是可以爲學經者乎經而無用亦可以爲經乎然非經之過也學之者之愚

也非學者之愚教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吾故曰人莫不學而知所以爲學者寡矣爲其近利也

浦陽山中有倪君正年四十餘而爲學不輟予慕其好學而異乎世之所云者辨爲學之道以贈焉

## 指喻

浦陽鄭君仲辨其容闐然其色渥然其氣充然未嘗有疾也他日左手之拇有疹焉隆起而粟君疑之以示人人大咲以爲不足患既三日聚而如錢憂之滋甚又以示人咲者如初又三日拇之大盈握近拇之指皆爲之痛若劇刺狀肢體心膂無不病者懼而謀諸醫醫視之驚曰此疾之奇者雖病在指其實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傷生然始發之時終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今疾且成已非三月不能瘳終日而愈艾可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于既成甚將延乎肝腦否亦將爲一臂之憂非有以禦其內其勢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易爲也君從其言日服湯劑而傳以善藥果至二月而後瘳三月而神色始復余因是思之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爲大患始以爲不足治而終至於不可爲當其易也惜旦夕之力忽之而不顧及其既成也積歲月疲思慮而僅克之如此

指者多矣蓋衆人之所可知者衆人之所能治也其勢雖危而未足深畏惟萌於不必憂之地而寓於不可見之初衆人咲而忽之者此則君子之所深畏也昔之天下有如君之愛身者乎而可以爲天下患者豈特瘡痏之於指乎君未嘗敢忽之特以不早謀於醫而幾至于甚病況乎視之以至疎之勢重之以疲敝之餘吏之戕摩剥削以速其疾者亦甚矣幸其未發以爲無虞而不知畏此真可謂智也與哉余賤不敢謀國而君慮周行果非久於布衣者也傳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君誠有位於時則宜以拇病爲戒洪武辛酉九月二十六日述

## 溪喻

金華俞君子嚴受學於太史公將歸余送之溪梁之上指水而告之曰子知溪流之不息乎其爲地卑也其爲量有容也其爲源深且遠也茲其所以不息也九仞之岡其形嶄然其勢巍然時雨過之如走建瓴不逾時而失之矣窪盈之器大者受石小者受斗石滿斗盈欲加涓滴則旁出而橫溢矣蹄涔斷潢行潦是資雨霽潦乾則枯涸繼之矣斯三者以其爲地高

爲量狹而無其源也夫學亦何以異於此乎以孔子
上聖之資猶且學乎詩書易禮至於耄老而不敢怠
知學之不可無源也當世之人無足與侔矣而猶問
乎老聃問乎師襄問于郯子問于太廟之有司見婦
人哭則問之見碧水之丈人則問之其於人無所不
問豈人之智有過于孔子哉知學之不可自狹也至
於德已成矣足以比堯舜而友周公矣人稱之爲聖
則驚駭歎息而不居而顧自儗於老彭之好古左丘
明之知恥人問之農則曰不如農問之圃則曰不如
圃與二人行則以爲必有我師其自卑下者又何如
哉此孔子所以爲聖也夫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
於自狹而莫難乎不得其源源乎周公孔子之道則
固終身資之而無窮用之生民而有餘矣苟他求焉
吾未見其不涸也廣其中惟衆之容納其內不拒乎
細於學庶乎有得焉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吾未
見其善學也歎然而若虛凝然而若愚戚戚焉如恐
不及而失其塗學而有得焉庶乎可守矣嗜名而務
耀衒智而自材吾未見其能至也嗚呼之水未足以
翫乎道取其類而已予其觀乎海哉爍之以九年之
旱而不見其涸灌之以百川之流而不見其盈舟楫

載之而不重鮫龍黿魚鯤鵬蝦蠏巨細並育乎其中而不以爲功然海之致此者其爲地卑其爲量有容其源深且遠亦無異乎溪之爲也嗚呼子其去而益浚其源哉無若岡之高也無若甕盎之狹也卑取而廣容得之勿以爲足守之益致其恭太史公之爲教若是而已矣雖孔子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子其行哉余深有望於子

## 越車

越無車有遊者得車於晉楚之郊輻朽而輪敗軛折而轅毀無所可用然以其鄉之未嘗有也舟載以歸而誇諸人觀者聞其誇而信之以爲車固若是効而爲之者相屬他日晉楚之人見而咲其拙越人以爲紿已不顧及寇兵侵其境越率敝車禦之車壞大敗終不知其車也學者之患亦然聖人之道離之爲禮樂政教法度文章合之而爲性命之原仁義之統其事業在詩書其功用在天下粹而全大而正確乎其無不具也不幸而敗於私欲折於異端昧於衆人之不知窒於學者之多岐於是世各以資之所近爲道悉者以嚴刻爲義能言者溺於言而不求於所不言嗜名者以詭僻立事而未嘗要之

於至理人人莫不自謂得聖人之全而聖人之大全
卒爲天下裂譬之摧輈斷轂之車置而不用猶或可
以欺世苟責之以任當世之重其不僨人之事幾希
故人不知學足以害其身而不能禍天下學不知道
而多才能其爲害也大矣是以學以知道爲貴知道
以識其大全爲貴存之於心體之於身見之於事而
著於言一以聖賢爲師少有未至自視凛然若耳目
手足之不完也恒以爲已憂則爲善學矣挾其易成
之技而不求道之大全者皆敝車類也仙居陳憲直
與其同姓之友子顓奉其縣大夫之命謁予山中將
率儒輩從予以爲學予固求聖人之全而不得者自
度不堪師人且今學校之所學者將以爲道乎將以
爲進取之計乎抑將以任當世之重而推所得以及
人乎如止以期進取則無用吾言矣苟志乎行道以
及人舍聖賢將誰師哉而奚取於吾徒也夫所慕者
聖賢也所法以自期者亦聖賢也則其行事幾於道
也必矣舍聖賢之不師而僕僕焉求吾徒之愚者而
師之吾懼憲直子顓之爲善學者咲也雖然觀其細
可以知其大於吾徒也猶不之遺而況聖賢之道乎
然則憲直子顓之取善也周矣其所慕者殆非進取

而已也不惟進取利祿之慕而以道爲歸余雖魯且病固將以憲直子諒爲友於其別而去也欲無說得乎

公子對

越諸公子問於方子曰竊嘗聞之聖賢之道其廣猶天其深如淵微顯咸該陰陽同玄太上得其全其次致其偏見之於事功橫被乎八埏則可以使蒸民各樂其性鳥獸魚鱉萌芽生植皆全其天苟不能然猶可以整齊前古之墜典刮磨往哲之遺編開生民之錮蔽垂皇極於千年故君子身無間於出處位無間於崇卑莫不欣欣自適無往而不致其樂焉今吾子懷淑明之資循正中之塗所準者華尹叔且攸師者仲尼子車談經則融成坐斥稽史則遷固受誅幽探神秘明執道樞洞燭千古遐瞰九區由暴湎鄙賜億柴愚睨不嗤心恐受其汙神交顏閔冥與之符其於今世宜何如也胡乃志抑氣斂恒若不豫瞠乎若有望而又失焉乎若欲求而弗遂愴乎疑有懷企乎如有慕不知吾子奚與古之樂道者異也方子曰唯哉否否吾有所思也雖然公子試以吾意言之公子曰人情之交咸有歆嗜自非聖智不能絕去今豪族貴胄穹門邃戶畫稅雕楹文簟珉礎蘭芬麝薰錦爛綉

昈燕趙之姝秦越之女環居雜處置酒高會叩鍾擊鼓奏雲和之琴列陽阿之舞駢跣更進奠巵獻簋態妍意姣目挑頤許其味則熊膰豹胎蛟脊麟脯天鶬海獸江瑶林雉珎恠譎詭燮舌暢齒雖易牙之善調不能知名而遍數其歌則按宮協商和律附呂開闔造化咀嚼今古抗聲則雲驅而風湧含調則瓦震而筵舉庭鳥爲之迴翔星辰爲之吞吐聽者忘疲醉者復寤雖師曠重生不能別其音而較其譜酒闌歡極狂發氣駛令徒召卒弦弓礪矢被盤龍金縷之裘跨希驥騊駼之馬長戟麾前短兵夾輔遇者鼠伏觀者魚駭殲林罄谷不遺飛羽割肝爲炙刳血爲酒鞍負車懸羅列左右暮出朝歸樂以忘老亦何快與子則羨藿被褐坐擁簡冊帷裂不聯床敗闕足介狷無失困抱孤獨寧不有思於彼乎方子曰公子謂顏回慕跖乎淫樂田獵狂夫所好君子不談吾不思此也請更陳之公子曰學之所貴以能行也處下不能以施遠故願得意而偶時也唐虞之世內有四岳外立群后設牧十二命官惟九契司迪民夔典飭胄行必全於兼資德必絕乎虐傲備三則爲大夫得六則爲邦君言語明試車服旌勳斯時之爲士者亦可謂難矣

下逮成周制完典郁惟德行藝三物咸六乡一則見
少於鄉具美斯獲預乎祿雖有俊傑之姿倘特之才
分既大定何無設公卿之位析侯伯之爵周之士子
亦何其碌碌也遍降迭興更統二千雖因革各異華
實多愆然較其任賢容衆銖十　桶　有若干今之
易易然也今國家濯穢滌汗天覆日明掄山擩穴旁
取遐徵士有一藝者不以其賤而不用生乎四裔者
不以其夷而見輕或自萌隸而有國邑或自寒酸而
爲公卿或以帛布拜二千石或以一言之美而擢令
丞於古之起漁釣相板築無以異於文王武丁矣士
之據崇座寢大厦御吏控胥呵咄叱咤　五馬靜途
群臺轡馬過者爲趨乘者爲下聽訟理政冠帶孔都
喜則死灰復然怒則豫章立枯耄倪延頸而歎息奸
詐側足而睢盱其或善者則慕循良之爲敷惠和之
治群生霑其澤千里受其惠暴夫戾士才　之威棓
削　骨髓殺戮慘逮嬰聲張勢盛顯扳鸞旗丈
夫至於此也豈不足以自恣也哉吾子之思思謂是
矣方子曰位以行道非是之謂也且富貴不可求吾
何思此哉公子試稍高之公子曰黔民之生紜紜攘
攘憧憧奔奔外則寒暑燥濕之候動其志內則飢渴

嗜欲之情役其身苟不有人以治之爭奪戕戮之禍作而仁義忠信之道泯有皇上帝鑒觀下土擇其賢智神武者而俾爲君土廣民衆俗變事殷非一人之所獨治故必舉賢哲而爲臣臣惟千百曷以使之久而彌敦譬之九罭之網必揭之綱目乃不棼六馬之車必節之轡乘乃不僨故宰相者上以佐天子中以和百官平陰陽撫夷狄而下以養兆民得其人則朝廷社稷安而衆所驩非其人則兵革興四夷橫而區宇分故其位至重而天下莫與爭其居也華榱刻桷亞於天子之廬其行也旌節導前上駟文軒

辟易車殷則雷霆騰闐變色則海內膽裂微笑而八荒春溫在人主之前進退否臧黜邪進良辱虛緩絞齒利劍鋩九卿執事望門膝行叩顙階赬屏息氣僵手司榮辱心制短長睚眦必酬巵酒必償賓客竊其餘威可以脅僚吏子弟藉其緒寵足以納逋亡諛德而誦業者投刺而請見迎意而希合者嚮望而搆裳中機則爲雨露忤旨則爲風霜權利鼓動當世休烈垂之無疆位至於斯亦可謂極崇也矣吾子豈思之乎方子曰位崇信美也然有道以處之則易以爲福無道以處之亦易以取禍且吾聞君子不患

無位患無以稱其位公子之言夸尚權勢非守位之
道吾不爲是也請談其他公子曰乾濡坤茁人物肇
發絪縕紛紛雜沓輳輻非聖立極何繇自別伏羲至
神人文始孳孳旁觀凝矚仰窺俛察奇偶變易畫三卦
八六合旁魄如囊斯括姚姒繼轍益闡彌晰搓操簡
筆紀德敷業商承周擴閎衍軒豁昭羅星火交揭日
月罝罟千紀蒐獵群物大政宏猶纖微恍惚籠絡綰
結山載海畜厲幽汙峻典法遺脫天孕巨聖手秉神
鉞剏刮蕪穢誅伐驁逆搜亡緝絕以有六藉典謨雅
正訓誓激切三盤懇至諸誥惻怛詩道民情振滯宣
壅頌純而和雅肆而達雍容商魯雄伐風雅之
變憤怒蕩滌怒而不訐正樂而無佚春
秋主斷嚴簡子奪易幽而微大傳辨默周禮主政具
有本末宏兌宇宙細析毫髮其宜孔多存者猶闕樂
亡靡徵器數漫滅更秦之焰而中厄矣後儒區區摩
簡續帛韓轅申毛說詩之師書出耄伏口語嗢伊孔
壁嗣興安國訓治易禮春秋說者紛披各黨攸聞攻
擊他岐錯忤迂誕異舌同辭其流謬妄至雜以讖緯
涅以玄虛沮於名物道愈乖離有宋群哲紹而定之
提聖之心表之通達砭去積痰掃除目翳經至於此

亦可謂無遺矣而或猶謂詩書失乎贋河圖近乎誣禮駁不純春秋難知咕咕乎其未有所底也吾子之思殆謂是乎方子無經吾所盡心也雖然聖人既遠學者忽常好大喜怠勦排吾竊不取傳註至於近世亦可以止矣吾安敢訐前人之缺失以取不遜之名哉則聖者立言賢者述之傳註之儒功火而事左吾不敢慕也公子曰聖殂教分別爲異門曰有先師維孔元孫上紹參傳知道之原述爲中庸性命是言枝葉交橫本乎一根斂入無朕散被無垠厥徵于鄒闕聖之垣遂登其堂據道發論齊梁之君南面僭尊衮衣大圭視若孤豚徂詐相傾辨說如雲告以仁義耳塞不聞退緝道要垂諸空文泰華讓崇救粟儗珠河海趾富綺綉推溫遺者雖疆而踣循者雖弱而存疏鑿齊功典謨誥訓峻極莫繼深淑絕倫揚雄吃而靡暢王通談而不純春陵後奮默契化元揭圖者書要而不煩河洛之間有伉弟昆關西之英參翔以鷟敬以立懦禮以攝昏洗濯塵鑑燁然如敬遺書之多寶璐璵璠戛衍而南大發于閩手抉衆流屬之崑崙絲繅髮櫛緒引毫分此七君子者皆所謂立言者也他若莊周荀況糠粃當世焉礫諸子汗漫淪淪無有涯

涘老聃禦寇與周同軌玄虛澹泊棄蔑禮義管商功利晏墨吝鄙非析翊虐秦斯詐詭六國之間述者如蝟不韋致客呂覽以叙采掠攘掇咸有綱緒屈原申憂怨不至誹瑰奇雋拔爲詞賦始劉安叛誅其書甚斐事糅道厖猶傳不毀賈生智敏計謀孔偉仲舒守正於道有取遷修厥職事核文史造端創法綜統遐邇班固繼蹟辭直而理東京至隋質喪聲靡退之在唐裂去綉絺易淫以淳反麗以俚觝嘲異端軻雄是儗柳李皇張胥和俱峙金石鏘鳴黼黻交煒載越六代四氏繼起豐約溫深各臻厥美此雖未足亞乎立言亦可謂述者之次也吾子豈非思法乎上者而恐力未迨欲就次者之事而心猶耻之故恒有所思乎方子曰立言之任吾則豈敢嘗願學焉然古之聖賢不得已而後言非其所樂也公子曰一氣之胚人物以滋孰戚孰疏奚尊奚卑裨海吾池鎮嶽吾坻中國吾家兆庶吾肢肢疹則唏家悖則悲賢聖不治不媿何爲洪水之難三聖歎咨跋履九州尫瘠胼胝疏壑爲夷民用恬熙夏桀亂虐成湯拯綏爰有元聖立極修彝文武易暴叔旦是釐慮深制備靡有闕遺澤潤數世不刑而威嬴酷項悍漢武以國歷年既安而鮮

有德文以清淨景以私刻法疏佐庸孰徵成績唐任
齡晦小康乃覿宋之真仁僅臻富殖蓋上下數千載
而治者如斯否者可識也生民之困烏得不極乎嚮
也天降大厲狄據中土裂褫冠裳棄擲豆俎紊我倫
理風乖俗斁椎結旃裘獸攫羝跽禮義湮亡化爲夷
虜三世于此矣天命真人仗鉞抗旌踐江作京東披
西勦朔伐南征陸屠狼豕水斬蛟鯨殲扶魑魅焚炙
鼯狌殫智疲神大憝以平於是更制定律造政明刑
重修人紀肇楨天經歲郊時廟日省月程乃作帝宮
乃鞏禁城憲臣思法戎衛握兵小大相維內外迭承

經營一紀而庶績丕凝已云至矣則而守之邦國可
貞矣然聖謨炳然如日運天猶歉焉有陋往代而卑
漢唐之意蓋欲追三王儕二帝而永皇祚于萬年滄
海之波非一山之泉武庫之弧非一絲之絃立功垂
紀固非一人之智獨士之賢所能盡其大全也然則
設施建述之序何革何因何後何先行何德而民裕
用何道而化遷將補罅而塞漏將改範而陶甄將徼
近效而速成抑圖深植而久安將使民懾而服抑使
民悅而不忍捐將王而巍巍抑覇而烻烻將漸之以
禮讓抑道之以詐諼孰當孰非胡易胡難此志士賢

人所宜深究而熟謀時習而勉旃者也吾子之所思者意其在是乎方子曰嗟公子何言治亂之理邦國之事有位者之所宜思也鄙小且賤安敢僭妄爲遠大之論乎然回也布衣而問爲邦聖師嘉之子車遊於諸侯舉稱堯舜君子大之若予則願學聖師之道者也公子有問敢終默乎且公子之所陳廣矣高矣奧矣幽矣余不能酬矣然鄙人之志不可不爲公子言之也昔者聞之爲國之道安於均定於分人成於序同於和而後可及其餘也虎豹熊羆處乎山而爭啖相噬獸人養之同圈而寢分肉而食不敢他覬者均之有道也先王知養民之不可不均也於是度田而井之冠受老傳通勞並獲業專而心一顧德而行式維之以井邑丘甸縣都聯之以鄰里鄉黨州閭故其民無邪僻也崇閎峻埔穿窬不窺敝藩穴戶童子攘資先王知分之不可不嚴也故天子尊於公公尊於卿卿尊於大夫大夫臨士士異於民諸侯降於天子伯降於侯子降於伯男降於子諸侯雖尊不敢褻天子之卿士公卿雖貴不敢齒天子之路馬朝覲聘問行於上巡守錫予報於下殊禮加士以旌賢煎爵行罰以懲憤分定於上而不紊故內尊而外安先王

病民之無叙而乖也教之以禮使父子兄弟以順以悌婣戚朋友以敬以愛三讓而升百拜而飲視毛避路遇杖歛衽故暴戾之風息而民易使爲酒食饗會以合其歡忻爲歌詩琴瑟以通其滯遥爲羽籥干戚以道其倦怠故民樂於爲善而不能爲亂夫然後有教焉教之不循有政焉政之不從有官府之治焉故民終身不可使之見刑罰之威夫稚子在抱而啼告之以可畏之人則止使可畏之人立於其姆之前而威之則不畏矣見之習則玩之也民可使之見仁義禮樂仁義禮樂習其心則善思生刑罰習其心則不善之思生故爲治者不可不慎也此其大凡也推之極其詳致之盡其公而又行之以弗厭此先王所以治且久也訾之以爲迂玩之以爲愚則吾不能知之矣自漢以降諸葛亮有大賢之才而不聞聖人之道司馬光范仲淹有君子之風而無大賢之才余亦欲講一王之法推往昔之軌正而不窒通而不泥施之於人足以富庶而知方用之於後可以世守而無弊苟無得乎時猶將折衷性命之旨損益禮樂之事以傳之後世此吾之思也若公子之所云雖美吾焉能若是哉公子遂巡離席辭謝變色而言曰吾乃今知

君子之思小子不敏請服明訓終身不敢言事多有缺悞

余頗妄志於聖賢之道以爲天下之事皆所宜爲故所著公子對其言大而近夸夫言夸則駭俗所以人不好之故未嘗敢以示人吾友浦陽鄭君叔度獨誦而喜之謂余曰君子之所爲揆於道如何耳奚顧人之好惡子言誠戾乎道則人以爲夸也誠不戾乎道寧知世無知之者耶而子何疑焉余愧其言不能詰乃書一通并識其說歸諸叔度

## 蚊對

天台生困暑夜卧絺帷中童子持翣颺于前適甚就睡久之童子亦睡投翣倚床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爲風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聞有飛鳴聲如歌如訴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撲股噆面毛髮盡竪肌肉欲顫兩手交拍掌濕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爲蹴童子呼曰吾爲物所苦亟起索燭照燭至絺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幃旁見燭亂散如蟻如蠅利觜飫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噆吾血者耶皆爾不謹褰帷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防之苟至烏能爲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於端其烟勃鬱左麾右旋繞床數匝逐蚊出門復于生曰可以寢矣蚊

已去矣生乃拂席將寢呼天而歎曰天胡產此微物而毒人乎童子聞之啞爾咲曰子何待已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載之間二氣絪縕賦形受質人物是分大之爲犀象怪之爲蛟龍暴之爲虎豹馴之爲麋鹿與庸戕羽毛而爲禽爲獸臞身而爲人爲蟲莫不皆有所養雖巨細修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之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號爲長雄水陸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卑網山貢而海供蛙黿莫逃其命鴻鴈莫匿其踪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物獨不可食於人耶茲夕蚊一舉喙即號天而訴之使物爲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于天則天之罰人又當何如耶且物之食於人人之食於物異類也猶可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見乘人之困怠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啜粟而飲湯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者白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臨其腦使其餓踣於草野離流於道路呼天之聲相接也而且無恤之者今子一爲蚊所嚙而寢輒不安聞同類之相嚙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後身之道耶天台生於

是投枕於地叩心大息披衣出戶坐以終夕

鼻對

方子病鼻寒鼻窒不通踞爐而坐火燎其裳裳既及膝始覺而驚引而視之煜煜然紅蓋裳之火者半也於是罵鼻曰夫十二官各有主司維鼻何司別臭察微臭之不察何以鼻爲今火帛之臭亦烈矣而爾頑若不知遽俾火毒燼裳及衣壅蔽之禍豈不大可悲乎久之鼻忽有聲聲與口同曰我受命爲子之鼻今二十又二冬蘭茝椒桂其氣苾芳我聞我知俾子佩葳槁蕕腐鮑風腥氣惡我覺其穢俾子避匿子足不妄履而山不遇毒者皆我之得職也今子乃昧於治身宜煖而寒去裌就单爲風所加外鑠內欝壅我鼻觀遂至火燎切膚而不知其然皆子之過也於鼻何罪焉假使服食以節起處有常順陰燮陽無所敗傷鼻寧有不聞馨香乎且古之志士至于耄老猶且居不求適維道是奮太雪皴肌而爐不暇近恐適意之致毒知炎上之生災可不慎也今子當始弱之時有荼毒之禍方當茹氷嚼雪塊枕草坐愁思怵迫凍餓摧挫猶恐不可而乃放不加思恣肆頹惰當祁寒時遽自溺於火爲身計者良已左矣不此之責而反誚

我爲何哉夫壅蔽之禍厥有攸自秦亥蠱昏趙高乃弑彼梁偏任斯有朱异隋廣淫酗而世基以肆木不虛中蟲何由萃此三主者苟以至公爲嗜好以衆庶爲耳鼻上宣下暢無所凝滯雖有奸邪何惡之遂顧乃偏僻猜忌執一遺二以猶爲薰椒蘭是棄由是禍亂交興宗覆社圮今子不務自尤而維鼻是訾一身之理且不達況於政治也哉方子仰而嗟俯而愧屏火捐爐凝神養氣既而鼻疾果愈

醫原

羿能教人射而不能使人命中王良能教人御而不能使人無銜縻之虞術之精微可以言語授而非言語所能盡可以度數推而非度數所能窮苟不默會于心而欲持昔人一定之說以應無涯之變其不至於遺失者寡矣況得其法而不知其說者乎醫之爲術於生民之用最切其說之至粹而出於古者莫過素問難經述陰陽氣運之理辨形體榮衛之原以明養生治疾之道非古之神睿聰達者何足以與此然其精微之要得諸心而見于効者固有不可以言傳者矣書豈足以盡其意乎後之學者不能求其爲書之意而泥其說是以言論非不可喜而不良於用甚

者棄書不省而惟攻乎淺陋拘閡之方書天下之疾萬變無窮而風氣古今之殊資稟厚薄之異服食之品勞逸之差靜躁之度奉養嗜好居處習業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人人相懸也苟非深思博考以周知其故而欲按既試之法銖比兩較之以治人之疾此奚異用鄉射之儀於臨敵制變之頃哉其取敗也必矣人固有盛寒而飲水者亦有遇風而欬者有披甲馳馬操劍槊行數百里而不汗者有出門輒勞憊不能行者相去寧啻十百此資稟之殊也古之人多碩大敦厚壽至百歲今人未壯而先衰不老而已病豈能及乎是風氣之不同也或能飲酒至石不醉而或不敢染唇或噉腴鮮甘厚味而或羹藜茹藿或袂衣以禦冬或裘褐以處暑服食之品不特五方之人不類也貴富家子未嘗跣足沾手而小民終歲服勞與牛馬等知道之士怒不見于色而暴悍之夫動輒詬詈勞逸靜躁烏可同乎中州之人夏夜露卧而無恙使南人效之則病矣江海之人屏息水行鑿層冰而取魚鱉使山林之人效之則死矣人之耳目手足均也脉絡血氣筋骨均也而其變之乖殊若此醫豈易言乎藥豈易用乎其病在乎心也而藥其肺在乎寒也

而以爲熱病乎實也而以爲虛病不能自言受藥而死者無所控訴故醫得用其術而莫之詰也諺有之曰山川而能語堊師食無所藏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此言用藥之難也故智足以知古人之說矣而無所自得有所自得而不能察乎脉察脉精矣而不善藥欲犁然當乎疾而必愈堦不可致也則醫之以術名于世者焉可多得乎昔者貴人有疾而天方不雨醫來治者汉十數皆莫效最後一人至脉已則以指計甲子曰某夕天必雨竟出不言治疾之方貴人疑之曰豈謂吾疾不可爲邪何言雨而不及藥我也已而夕果雨貴人喜起而行乎庭達旦疾若脫去明日後至之醫來謁貴人喜且問曰先生前日脉疹而言雨今得雨而果瘳何也醫對曰君侯之疾以憂得之然私計君侯忠且仁所憂者民耳以旱而憂以雨而瘳理固然也何待藥而愈邪若是醫者可謂得其道矣方書之所具成說之所有夫人皆能用也求之於言語之外而得其所不言之意非奇士其孰能之始余聞四明有世醫邵君真齋善爲方視人疾以爲不可治者必不治而所治必取奇効心竊識之今年真齋過余坐而與之語畏慎恭慤不妄有所稱引而於

察脉用藥信乎無所苟余益信服之生民之疾多矣
不度可否以身試之而無成者相踵其有如真齋之
不苟用而必成功者乎有能求周公孔子之意於法
度之表者乎苟難乎其人則余於真齋不宜無說也
作原醫以贈之

雜問

天曷爲而運乎地曷爲而處乎日月降升曷爲而有
寒暑乎峙者曷爲而山流者曷爲而水乎鳥曷爲而
飛獸曷爲而走乎孰明而可見孰幽而不可覩乎上
下千載孰不變乎四方萬里孰不異乎人何由而出
庶類乎心何由而參天地乎有生芸芸奚不朽乎有
爲而成孰長久乎
三五之道具六經乎六經委曷作程乎易辨治亂
政之禎乎書著訓謨道之英乎禮以範俗樂和以成
乎詩以蕩邪善之萌乎春秋賞罰人倫之城乎措之
孔易施之孔明乎革澆斜慝化虛爲盈乎萬彙咸育
刑息讓興乎神人昭格天地以寧乎安如泰華百世
其貞乎智力不煩神恬以清乎舍經舍經勞而不逞
乎
曷以成俗復井田乎井田奚先民乎均乎南國迫隘

自中原乎鄉保相恤恩義敦乎禮導樂宣亂奚臻乎
曷以弭暴蠲濫法乎法繁衆死民玩何怛乎罟罛交
陳魚能活乎促不憚死寧不跋乎欲民之訓省苛察
乎
曷以致治貴任人乎人疇爲賢明且仁乎明以斷姦
仁煦民乎州伯群牧儼若神乎毋挫其柄久以責勳
乎內外咸修治斯殷乎
莽莽九土育群氓乎性殊俗異庬服詭形乎嚘嚶侏
離駭可憎乎亶究厥原二氣之生乎長吾諸父幼吾
嬰乎摩疢療飢舍已以征乎審圖審思君職成乎

錐可春乎杵可爲裳乎戈可書乎筆可以爲兵乎檿
可爲楹乎楩楠可爲杗乎牛可以驂乘乎馬可以軛
而耕乎物各有性材曷可更乎治能無體政能無經
乎
方仞之址可爲九成之臺乎一尺之基及肩之垣能
不頹乎周曷爲而延乎秦曷爲而遽顛乎厚基廣址
不在厥先乎
三代異尚道亦異乎忠質化原文何貴乎秦之繼周
豈尚刑乎漢之寬大亦善承乎唐尚諫諍自其始乎
宋尚儒術奚而中圮乎奚王奚霸奚爲美乎

以法弭亂亂足弭乎以刀理髮髮可理乎弭亂何以
其以寬乎牛飫芻豆復踰閑乎
以兵威遠遠來服乎撝戈召賓賓將格乎何以格賓
恭敬酒食乎何以來遠化被中國乎
周有世積而厥祚綿乎漢唐何積而亦然乎豈視其
身之仁暴不以其先乎
周公之制煥哉章乎曷不足善其國至於削弱而亡
乎豈聖人之智未深長乎抑後嗣不守自逢殃乎
夢夢之中孰主尸乎善惡誰報修短誰司乎孰流而
爲電安發而爲雷乎將一氣之行於冲漠人固莫得
而窺乎
周公孔子一何少乎跖蹻羿奡如蓬藜乎豈天嗇其
賦乎抑人不由其道乎
俗流如川將日降乎川流彌下將安障乎民性孔善
古何異乎施德敦仁能無治乎
鹽車之下有完驥乎鞭笞之下有賢士乎蒿藋之野
有麒麟乎暴戾之國有忠臣乎
投骨兩犬能無噉乎以利示民能無濫乎上之攸好
下無趨乎上之攸尚下無爲乎
藝芳盈畦可以飽乎摛文充棟以明道乎

求道於人不知在我乎秉燭煌煌出而求火乎
啜粟衣帛與堯殊乎堯德萬世獨不如乎
孰非顏乎孰非孔乎而爲庸民能無恐乎
我晰晰乎孰得而涅乎我規規乎孰得而虧乎晰晰
之至與神同明乎規規之至與天同形乎
志將遠楚能至趙乎志在修辭能知道乎鑿江浚河
患無瀾乎道明氣充患無文乎
天孕兆民猶厥子乎既受而生奚復死乎
人之生死果有命乎桎梏巖墻孰非正乎
君以出命將不然乎猛虎黠盜豈皆天乎

禍惡抑善豈人常乎顏冉何厄而盜跖何昌乎
豈至貴者名固足以厄其身乎將在乎人善攖者貴
富而守道者貧乎
豈民禍天地而剪除者乃得賞乎何屠城赭邑子孫
貴盛而爵號宣朗乎踐蟻轢蛙果有辜乎彼起與籍
戮人如刈麻將何法以誅乎
均爲天民奚貴奚賤而肆力以雷乎居天之位弗治
以害果天托乎
匹夫盜金能不賂吏乎胡盜亓奪生殺之大柄而睢
盱自恣乎有功於天孰過儒乎奚嗇其後而困其軀

乎

是非褒貶侵天職乎彼賞罰者又何番且息乎

儀秦何積所遇喜乎孟荀何薄而困辱以死乎

豈聖賢豪俊天所棄乎將闒茸委瑣人所比乎

狐兎如丘麟何少乎庸夫駢肩孰聞道乎

道曷難行豈幽幽闇闇如漆如墨乎豈拘拘曲曲于

蔓于棘乎將昭昭皎皎如出日乎坦坦朗朗如矢之

直乎奚釋而弗思去而弗即乎見珠在淵能不求乎

見羊蹏苗能不憂乎胡道在身棄而弗修乎私欲蹦

厥天而日休休乎

七日不食能不死乎一息不省能存天理乎人重死

其身而輕死其心誰謂膏粱食犬豕乎

五狠一羊羊能無傷乎衆惡一心心能無亡乎

秉圭在廟能無寅乎執敬無愆能不仁乎

一子墮井父能食乎萬民顛隮天胡弗惻乎

天之任君猶人俾牧乎既食其直將芻其畜乎畜之

不息主無惡乎殄之能無怒乎

天之示君豈不章乎天之慮民豈不長乎

妖星異災猶咄叱乎膏露嘉禾賚酒食乎

蒼麟朱鳳果爲祥乎武宣何修而來遊翔乎

頷頷胡羯盜之渠乎奚獲麟十六以駕車乎
周衰政乖二百紀乎易姓幾何治者何主乎
漢頌文景黃老之效乎曾謂儒道不若彼老乎
唐始善相稱房杜乎稽籍考勳有可數乎
戕厥母兄戾孰京乎胡抑心降志從魏徵乎
太宗造基豈非哲乎徵言是從而德彝以察乎
斯民之性古何異乎孰謂古道不足治乎
枕虎以寢能無齧乎招狄自助寧不滅乎
天地何際華夷何限乎陰陽晝夜何相反乎君子小
人何性同而趨遠乎

九州之外渺何窮乎鄒衍何見而嘵嘵以誑彼恫乎
玄針視海能無惑乎無有羽翼孰知其極乎
日月何弊乾坤有閏塞乎闇昧昏黑將如日之夕乎
豈肇造人紀重建極乎
長生久視寧有斯理堯舜大聖奚亦死乎
偓佺安期果何在乎誰能不死閱千載乎
怪士好誕非愚孰惑乎剖符尚主誅之何益乎
夷法汙華紛其可駭乎緇衣髡首曷徧四海乎
藉其成佛復何庸乎滅倫敗類惰厥躬乎
流毒深且久曷不去乎不伐厥本勞斧鋸乎

井田法布孰有游民乎斂其浮誕化以仁義孰敢不
循乎

教出一孔政曷窒乎持之勿變屏異術乎
申韓鄧慎世之虺乎刻削巧詐暴者奚喜乎
用法如流奚不怛乎操刀終身寧不自割乎
尭民之命皆富以長乎桀民之命皆天而殃乎均爲
天民何所賦之不同乎抑偶值其時乎將命不可必
而難知乎

爵祿賞罰君之寶乎廉耻節義世之道乎俾民賤寶
君安所貴乎俾民棄道世何能治乎

秦法凝脂奚致亂乎漢網彌闊奚不犯乎火逼牛尾
寧不觸乎孰云禍亂民所欲乎

孰非民乎孰富孰貧乎孰衣文綉孰如懸鶉乎盍爲
儁祿天寧不仁乎任莫如井田井田不易在任人乎
封建莫復天下爲私乎擇賢命爵尚庶幾乎刑措民
滋世有不熙乎

策問十二首

問孔子刪詩書斷自唐虞以下其事詳矣至於二帝
三皇系之所自未嘗稱及之蓋慎其疑也及漢太史
遷爲三代世表乃稱堯舜禹稷契皆黃帝之後何所

徵而言歟堯以二女女舜咨詢群臣皆謂有鰥在下曰虞舜堯未嘗識之也使舜而與堯同族堯治天下以親九族爲首其有弗識之者乎遷謂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勳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黃帝至堯四世而至舜乃八世其世數之疎數姑未論烏有聖人而娶四世之祖姑者乎舜百有十歲而崩時禹年七十固未耄老也而遷乃謂禹爲昌意之曾孫則於堯四從昆弟於舜爲高大父行矣安有四世之從孫年有百餘歲而傳天下於四世之高祖者乎黃帝至夏桀二十四世至湯一十九世而爲紂二代總之千一百二年而武王乃以黃帝一十九世孫而代黃帝四十六世孫紂何夏商周世次久速不同至此乎一帝三王之道學者所宜盡心而其事之難知有如是者皆不可不講也願聞所以折衷問孔子作春秋譏齊僖公傳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人之大倫不可紊也後世祭孔子以門人從祀乃異乎此顏淵魯參子思雖賢子也路也哲也伯魚也父也子顧居上父乃居下豈特若齊僖公先父食之

失哉而世因之而不革何歟且子思孫也位於祖之前孟子子思門人也與師對坐其能安乎漢以下大儒得在祀典者衆矣或學術不醇或名節可賤果可以升聖人之堂而無愧乎學校者禮義所自出而聖賢人倫之則也辨其得失使質諸鬼神而無疑學者職也勿以無位爲辭

問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是古者之誦詩者必能從政而專對也今三百篇具在大儒君子又從章析句釋之其義理詳明皆聖人之時所未有而未嘗有用之於事者何歟豈時殊事異而有所難用歟將今之學者不若古之人歟夫古人亦人爾謂今人舉不能及可不可也然十五國風二雅三頌之中可以爲政者何說苟當專對之任則將何見幸悉陳之欲以觀有用之學問古之學者舍道無所爲學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然當是時未聞有道學之名何歟近世大儒抗然以道學自名於世可謂盛矣世俗反非病之而不信或攻之以爲黨或目之以爲僞又何歟道學之名未立宜人才之少及其學既盛則宜賢者之多而後世之士顧不逮古先抑又何也豈

古者教出於一故人興於行後世學術多岐亂真者衆雖大儒先生不足振起之歟若周程邵張數子及朱文公張宣公謂之道學宜矣東萊呂氏其學似與朱子不異宋史乃不列之於道學亦有說歟今流俗以道學之名相詬侮鮮有以此自期者夫學而不求道烏足謂之學歟諸君誦周公孔子之言不釋於口可謂有志矣然志於學而不講其所當學不可也願肆言之且以觀趨向之所在

問古之君子有德必有言有學必有用觀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以德行名世者言語政事皆卓卓可稱是果何由致此乎孔門雖以四科目諸子然顏淵問爲邦之政子貢聞性與天道子游治武城夫子喜之其不長於一偏也如此何後世學者之不及乎惇厚之士未必能言而無德者肆爲邪詖之說以惑世傳通載籍者多不能施諸事而不學之人妄爲刻薄之政以病民德之與學不能兼有所通豈無所自而然乎孔子謂誦詩者能專對爲政太史公亦謂書長於政諸君之爲學德行所習也詩書所講也出而當言語政事之任亦可以庶幾古人乎幸明以告我

問六藝之爲用要矣古之人未有不通乎是而可爲

大賢君子者其度數之細爲教之法亦可得而詳言乎考之孔子之書其於禮樂蓋屢及之而鮮有問答射御書數者獨何歟豈六者之中亦有重輕本末歟抑此四者微而易知當時學者無不習熟而無事於問答歟後世之士學止乎讀書以射御爲武事以書數爲末技禮樂之音律制度往往以爲有司所職無庸乎考習其通六藝者蓋寡然而道德明備者輒爲天下所宗而莫敢議何其與古異歟今欲師古人而周通六藝則患無其傳且力不暇欲如後世之學止乎誦讀則授之以事於用必有所闕然則奚爲而可乎豈先乎其大而後可畫其細乎將識其旨趣綱要而纖悉曲折或可遺乎周公自謂多藝孔子亦曰游乎藝聖人未嘗以藝爲可後也學者仰師聖人而顧後藝其不可也決矣講其所疑蓋亦聖人之意

問古者致治之主莫過漢文帝近世少康之君稱宋仁宗考之史傳文帝於制度未嘗有更變創建曹參爲相日飲醇酒與吏相應歌呼其朝廷不治甚矣而天下樂業者何歟仁宗之時用兵則屢出屢敗府庫則匱竭而無餘其視富強者有間矣而海內久安終宋之世思慕其德不忘果何由而致此歟請質言之

以祛所惑

問秦漢以來天下多言祥瑞以爲國家之興率由乎此然三代之立國傳統可謂盛矣其禎祥之符亦有可考者乎孔子作春秋大而地震日食小而螟螽鵒之異皆謹志之計其二百餘年之間諸國豈無禎祥之事顧棄而不道其意果安在乎麟鳳龜龍記禮者以爲四靈祥之尤也春秋以麟終篇聖人之書之也以爲祥乎抑以爲異乎以爲祥也則劉宋之暴五代蜀之亂紛紛見於其國以爲不祥也記禮者何所據而云然乎近世歐陽子斷然闢祥瑞四靈之說之謬信其言也則經所謂作善降之百祥國家之興必有禎祥其說皆非乎抑豈祥者非物而在人乎願辨其所以然以折衷舊說之得失

問昔者聖人嘗言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是學詩可以爲政也豈特詩爲然傳稱書以道政事漢儒多引春秋斷大政則書與春秋亦政事之所自出也非特二經也易所以冒天下之道舉而措之民謂之事業則可爲政者莫大於易記禮者謂班朝治軍莅官行法教訓正俗分爭辨訟非禮皆不可則禮又政之本也今之學者莫不專一經而兼習五

經果能以經術達於政否乎夫使一人而兼言五經之治道固有所不及其各推所聞可以輔世淑民措于政事者詳擇而明言之將以觀窮經致用之學問欽覩　大誥謂鄉飲酒之禮申明古先哲王之教令斯禮之相傳尚矣果始於何時歟古者之行是禮一則賓興賢能二則卿大夫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其詳亦可得而言歟賓主介僎之位有不同九十至六十豆數有多寡所以示民者其義果何在歟孔子嘗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鄉飲之近于王道亦有其說歟　聖朝稽古爲治



頒儀式于天下叙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坐席叙德與齒而犯法者列於外坐勸懲之意可謂著明矣是即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也其節文制度亦可得而悉陳歟夫明乎古之道而通乎當世之務學者之事也其毋多讓

問人之行莫大於孝故聖賢之問答加詳焉今我皇上大誥之書明孝以訓臣民凡爲臣子者所當服行而弗忘也夫所謂飲食之品温清定省之儀出告反面之節父母有命善則速行乖於禮法則哀告再三與禮經所言亦相表裏歟事君忠夫婦別長幼叙朋

友信四者之爲孝可得而詳言歟所謂居處端莊也
涖官必敬也戰陣勇敢也其事果何脩而可致歟若
何而可不犯國法不損肌膚不致人之罵詈歟此聖
誥之大綱也其條目可得悉數歟今也家傳而人誦
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孝爲先王之要道詎不然
歟夫言明乎道雖千古以上之聖人猶尊以爲經況
聖謨之大諸生寧有不素講而熟究其義者乎其悉
心以對

問國之有才猶鉅山喬嶽之有名木也故觀木之盛
可知山嶽之崇厚觀賢者之多可推國之盛隆三代
以下稱最盛而歷年久者莫漢唐與宋若也漢之張
子房諸葛孔明唐之魏徵宋璟張九齡陸贄宋之李
沆韓琦富弼司馬光皆顯于世者也其學術之異同
事業之崇卑亦可得而論歟抱道德而不大顯者若
賈誼董仲舒之在漢韓愈之在唐周程張邵朱子之
在宋遺言具存于世其源流統緒之詳亦可得而言
歟昔之不大顯者使其居光顯之位其亦致漢唐宋
之治而已歟抑能比三代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是亦所宜講也達而在位所欲學者
爲誰仕而不顯所成就者何事悉著于篇將以觀多

士之所志

臨海縣知縣黃　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　縝　葉　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六終

遜志齋集卷之七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靈芝甘露論

聖人有非常之德故天地有非常之徵天之有雨露地之有草木此其所常有者也於其常不足觀聖人之盛惟其德充仁著冥符默感露而有甘露焉草而有靈芝焉沛然而降莫測其源燁然而華莫究其根

或瑩潔圓淨而其味如飴或敷爲七莖九莖而質備五色此豈可以易致哉德昭乎上下仁蓋乎六合大而日月星辰遵其度小而昆虫動植得其性中而黎庶蒙澤樂生故天爲之發醇地爲之孕英使粹美奇秀之氣於茲一物而見而二物未足以盡之則又爲鳥之鳳獸之麟舞鱗而爲龍介而爲龜未見聖人者因其世之所有而知其德既見聖人者因其德而信天地禎祥不易致而至普之致此祥者未之數遇也臣竊求聖人之徵於聖世甘露靈芝發祥於畿甸山川之間者多矣非極盛德何能致此赫赫之嘉祥哉昔者誦諸傳記而今得躬覩之斯可爲天下慶幸特一時美觀也雖然臣聞天地於禎祥之類非惟見於物之物僅可爲太平之徵非常之才實可以致太平之盛是以聖人尤貴之重之德可以善俗行可以化民使人見之而喜即之而慕歸然傑然爲禎祥於天下國家者此真人之甘露靈芝也天地之佑聖人者意其在此豈徒見於山川之間而已哉

## 郊祀頌有序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

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吏滌牲省器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群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己卯出舍皇邸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朗日月華曜氛祲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禮玉輅望門降趾而趨脫舄登殿秉璧奠瓚興俯拜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翁忽膢靄若歆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上爲動容昧爽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拜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神靈悅豫黎民永受福祉苟不順洽人用弗寧今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贊六合之內光照顯赫陽明發舒陰慝消伏浹于旬日纖翳靡形白叟鮐翁嘆未嘗遇茲豈智力所及哉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臣伏覩陛下自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

歛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祐顧綏若
父慈子夙夜不忘禋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
享不常視德滅否以爲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治則
天心悅無德而怨讟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
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頌
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上帝
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擅
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狄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
朱旗載清九圖復天之常修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
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惟聖

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霈澤是施大賚
是庸桁楊不陳囹圄虛空孰租之逋奚貸之負厥數
千億棄而勿取孰爲螟蝨撲之除之降以風雨俾涵
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
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諏令辰正月
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歛戢群陰天開
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盛服
儼恪肅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
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礎勢切穹蒼鼎俎既豐幣玉
既飭灺燭煒煌騂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

昇息仰覩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覩其
色咲分命臣僚獻于群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
岳祇海王瀆伯厥靈洋洋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
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恩加
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周旋如奉
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爛爛聖情
欣豫上帝予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法宮端拱
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爾臣隣惟天
惟祖罷德疇親政或未脩惠或未博各殫乃心助予
諮度勿厚其斂重困細氓勿苛爾刑必臻乎平乃稽

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準則荒禹紹述
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昵弗使君子
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絕于
未萌人心既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
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萬方來貞

## 凝命神寶頌有序

皇帝始即阼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聲義聞震于四
表函夏之間群黎眢慶於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珍迺
元年使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
揆其初得徵兆異常質理粟温世所希見來獻天府

先是上在儲宮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
獲玉宸衷密感未俾宣露二年正月十一日上將郊
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若有覩與前夢協驚寤欣
喜遂命玉人肇工琢爲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
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歲
于天地祖宗爲文以示遐邇群臣稽首稱賀是日討
罪之師適來獻捷王旅奮伐逆黨大奔越十三日郊
見上帝十九日享于太廟每歲正月恒病陰雨至是
自元日至于郊廟翳氛屏除日月華曜山川軒豁神
人喜悅咸以爲上德格天而天錫斯寶及寶既成天
必錫以介福將見年穀屢豐災害不作黎元安富草
木鳥獸皆遂生育茲其端已見矣寶之明徵豈徒然
哉臣孝孺乃言於衆曰人之寶欽寶而不知天之攸
寶知天之攸寶而不知皇上之所以寶斯寶也昔在
古初聖帝明王有大寶焉位以之定民以之安天以
之清地以之寧禍亂以之消福祥壽考以之致子孫
賢才以之盛且昌堯舜禹湯文武受于天而得之夏
癸商辛周幽厲秦政隋廣天不畀而失之漢高文光
明唐太宗宋太祖窺見寶而弗能有其全是寶也或

謂之中或謂之仁或謂之皇極或謂之寬厚數千載間有得焉者寡矣不可以智取不可以才獲不可以力爭乃至皇上而天復授焉用其緒餘已霈如霖雨潤澤天下而民被其惠者方來而未艾也尚恐保之者或未能盡復恐後之君國子民者不知寶之所在也取陶唐虞夏三聖人相傳之要而銘刻焉蓋精以擇之一以守之而用其中於民德由此立政由此成天命由此凝天下之至神豈有加於此者哉天不言授皇上以寶皇上以一言發帝王之寶昭哉鑠乎真萬世之鉅範百聖之弘謨也彼秦之斯衒其蟲篆天厭其醜焚而燼之久矣衆兆蚩蚩追而索之意匪有見乎神寶孰知彼之爲陋且卑乎古者國之制度繫天下安危生民治亂者史必書之其可咏嘆稱録者縉紳學士頌之臣官以文學名而職在太史躬覩盛事其烏可以已廼拜手稽首獻頌曰天有太寶授之人君百世相傳鮮得其真其寶伊何神妙莫測歛藏一心施覃九域爰在中古無器有文姒受重華承諸放勳三聖繼作迭居天位有寶守之四海大治其精其一曰執厥中曰仁曰義異號同功成湯得此表正萬邦周武丕承於前有光降自嬴秦聖賢迹熄以器

爲寶不寶道德茫茫千載帝王孔多傳祚短長視實
如何得聖緒餘亦克康又漢唐而下駁而靡粹惟明
天子天實啓之授以大位俾作君師克仁克明克武
克毅動謀于神靜協于帝上帝之心惡殺好生皇宣
慈惠任德緩刑孰辜之負幽抑罔雪剖其析楊解其
縲紲孰租之逋身困家傾焚其簿書俾吏勿徵孰厄
于窮鬻及男女出金爲贖還畀父母有齒于途或骼
于原斂而瘞埋釋其痛寃或以飢寒殺越于貨止戮
其尪餘黨皆赦或以單弱釋而弗誅賜衣與糧一話一言務崇寬大公卿士庶以薄相戒群喙



懽騰幸逢聖明盍朝乎仕將野乎咿嘗爾宅廬育爾
孫子保無外虞終樂田里民心和同實與天通天念
天子養民之庸錫以寶王夢神告語曰予命汝永爲
民主天子曰嗟天命孔祥我造重器以福萬方昔人
所寶寶止乎器器雖可久道不足貴精一執中二帝
之謨我刻斯寶與聖合符告于祖宗達于天地著乎
文章照臨後世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以道爲寶肇自
聖皇皇陛黼座實在左右匪道弗言匪道弗復威罰
慶賞必信必明聖謨在前敢有不平用賢去邪必篤
必果祇服聖訓不慎其可出令發政道爲權衡喜怒

從遠以道爲經緝熙日新大中之道僉曰神哉茲惟
大寶寒暑以順雨暘以時災害以消民物以孳云誰
使然茲寶之神匪寶之神天子之仁大哉聖仁天地
是配傳示無疆宇宙來賴

省躬殿銘有序

皇上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
以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群生欣豫薄海
內外薰爲太和上猶謙讓弗自以爲德日暮親政勤
勵靡遑復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爲退朝燕處之
殿置古書聖訓於其中沉玩靜思名之曰省躬諭以
尚父所存丹書之言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曰汝
其以是爲銘臣受命而退拜手稽首言曰天下國家
之本在乎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於四海者在乎身
而致此身於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不
以心爲之宰乎是心也五性具焉五典行焉萬理萃
焉萬事出焉苟或不有以持之則發乎正者易微流
乎欲者易危是以聖人慎之而加省察之功德若堯
舜可以爲至矣而兢業不懈勳若禹湯武王可謂難
能矣而未嘗敢忘乎學祇德而聞善則拜者禹也屏
遠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者湯也從事敬怠義欲之

訓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者武王也其爲事不同
其敬以省躬則一也故其德業如日月之光與天地
並存後之君非無雄才美質然不知聖學之要或始
于勤而終于肆或勉強於衆庶瞻覩之時而放逸於
閑居狎處之際其不能比隆於古豈無所由然哉惟
我皇上以二帝三王之資居二帝三王之位而篤志
聖人之學日孳治朝命令之宣政事之著陶冶庶類
而措斯民于治安者既無媿於古矣退而燕休不少
暇逸而復省躬于斯焉覩棟宇而若上帝之臨撫舜
扆而若祖考之格聖心湛然與天爲一思慮圖猷靡
有弗敬至理昭朗邪慝消除愛惡怒欲之偏無自而
出芬華靡麗之誘無間而入固不待省而自存也而
省躬之念不忘匪深得乎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烏能
臻斯盛乎斯道不傳也蓋久徒知以智術法律爲治
以故小不足以移風易俗而大不足以祈天永命聖
上以敬爲學繼自今始終弗二內外罔愆將見陰陽
協年谷登四靈至品彙咸若子孫黎民受祉于千萬
年矣臣幸以勸講爲職謹奉制獻銘曰天眷君德付
畀兆民民之慘舒繫乎一人萬化之原庶政之本大
哉此心與天地準心乎克敬恭已無爲百度以貞四

海雍熈或怠以肆天德淪亡内外交荒邦用弗昌至
聖惟堯舜禹湯武以敬相傳千載同矩明明天子前
聖是師端拱法宮天下順之未旦而朝既旰而食淵
默齋莊以建皇極于郊于廟鬼神降臨惠于臣民動
靡不欽任官以賢敷政惟德薄賦寛刑恤孤掩骼至
仁暢達霑被萬方惟帝克敬惟天降康帝心弗居彌
自謙抑内殿燕休寅恭朝夕究觀前史以鑑安危左
書右詩千古與期嗜好未形防鉅于小喜怒之發必
循乎道恩欲其普政欲其平兵欲不試刑寓好生下
察民情上祗天戒咸省諸躬無時怠懈敬怠之徵古



有訓辭怠則患生敬爲福基身心既謹復省于事啚
於盛時可保長治帝心乾乾如日在天不息于行照
臨八埏華搆有嚴實資聖敬育德綏民永受天慶

慎獨齋銘

恒人爲善徼利務名謹於昭昭肆於冥冥乘衆不察
恣意所向人欲横奔天理淪喪君子懲之慎於至微
匪虞人覺而畏已知一念之萌必存乎正片言之發
必主乎敬勿謂闇室忽而不欽易欺者人難欺者心
勿謂細行放而或貳細行不修大德將敗惟聖之明
不見是圖矧茲士子不敬謂何於赫天君宰爾百體

率而從之勿越乎禮禮爲教本敬爲德基本立基宏
奚施弗宜齋居有嚴學者孔秩監茲勿忘聖謨如日

## 謹節堂銘

天道在人爲心之仁仁道之大始於事親事親能養
謹節爲貴謹則無憂節則不匱我持我身我力我田
絲服餘閒挾我簡編雖無顯榮我親則安雖無三牲
亦有旨甘進立于朝大夫卿士揚名尊親由謹節始
寧海童君以是名堂養親其間華煌煌我作斯銘
用揚厥德有過其閒爲我必式

## 喜友堂銘

真素先生家于海隅自其先人兄弟共居爰議築室
燕衎以娛卜諸溪南龜協其繇除荒剔穢以葺戶牖
先生左處諸季在右雍雍愉愉子姓先後徵名陶詩
命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嘆
揚弁啓齒以言予所爲喜者吾能論之凡人喜幸出
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
有人焉緣物而喜誇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
者喜賄相彼所喜先生不取恂恂骨月恩義有加一
室團欒其喜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且子不聞兄
弟之間非特于今古人所難歌形斗粟詩賦然萁豈

曰無家兄弟爲仇先生之居雖陋弗完我行其庭爾
篪爾塤先生之身雖隱林阜我觀其私爾足爾手食
不待奢分饔并飧居不待華同温共寒霜露之晨風
月之夕行吟接履坐諷聯席三畝之宅五畝之原弟
耨于後兄耕于前既孝既友從容話言飲此醇醴盍
然春温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孰無兄弟先
生之喜不私諸已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永
爲孝里先生聞之欣然而喜衆賓酢酒先生起舞取
酒酌季且咲且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友于堂銘有序

寧海竺君允恭與其二弟允升允和皆好學而知義
以友于名堂蓋有志乎敦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
大且遠者勉之銘曰天賦恒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
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之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共
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友義交以道相下至於兄弟
本乎一身或頑不知覆若他人有藩其廬有異其畝
有富千乘不餬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寧以天下
付諸癡兒僨業隕身莫不由此嗟彼不仁實滅天理
天之俾汝爲弟爲昆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
其本則一孰非遺體而忍不恤弟寒父憐兄飢父悲

胡私其身曾不致思在父之身或有痾癢手足撫摩不待勉疆今雖異形其氣則同安危憂樂孰不相通懿美竺君好學慕道謂道之要惟孝惟友既孝于親復友同生高堂其嚴揭以嘉名嗟嗟斯民皆寻兄弟顛連無告視之頼泚由近而遠尚克推之政行于家邦國其儀之

## 慎思堂銘有序

廬陵劉君子博恪慥受知于上擢磨勘司丞名其退食燕居之堂曰慎思余善是名喜劉君之能於職也銘以相之銘曰惟皇建德統綏萬民孰輔承之小大庶臣或弼其違或敷其治有舉大綱有親細事其在賢哲視職則思思慮思國尊君不顧其私曰此下民與吾同體孰艱孰危孰困寒餒孰爲昏迷汨其天明昭揚大猷樹之邦經虞夏之道殷周之制損益弛張以淑萬世凡民所安必謀必行其所不欲必絶其萌靜以致思俾合中正舍寢忘食祗帝之命揆其所存本乎至公利澤所加沛然無窮嗟彼小夫嗜利忘善豈不有思厥思不遠位患不崇家患不昌罔上淩民患計不良勢有相軋智有可思心所惡讐患不能去蚤夜以思蓄陰滋姦乘機竊發僨國隳官爲休爲

祥爲凶爲禍所思一殊判若水火若有古訓惟慎其
幾鋤于未形絶于未爲本心之明日月之揭私欲之
微根莠之扳思發于中由義與仁國忘其家民忘其
身勳名之盛上配前古視彼小夫穢若犬鼠劉子嗜
學孔文而賢對越嘉名作時恭先百爾有位慎恪厥
職思孝思忠肇我皇國

寧野軒銘有序

善爲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
而不鑿其天顓然無思頹然無爲椎魯敦樸而不雜
以僞故其民雍熙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撓之以
智巧而眩之以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淫之以浮華於是
天下之文日勝質日嬉民始紛紛狙伺乎下而禍亂
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
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嘆其
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
輩闇於治道猶發憤病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
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爲完也是道也
惟文帝知之曹參行之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不
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寬事約有
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

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履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蓋兵革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焉陳君閔習俗之澆弊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爲寧失之於野可尚哉其爲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而後風俗易化安知今之異於古哉復先王之盛殆必有在而君之名室烏知其非兆歟不可以無述也乃爲之銘銘曰皇始尚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天文過爲媮質甚爲野以媮況野如鄭與雅大雅之音澹泊無華靡曼姱都乃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美以飾喪真爲詖爲詭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洽于萬邦民俗阜康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軒茨戶甕牖其植果蓏其蔭榆柳豈無藻繪斥而弗施惟野之尚愧不忍爲非無財智亦有儀度慤乎不文惟野之慕蕩蕩流俗機詐目繁上下胥欺莫知其囍軒有嘉名取則孔遠有來遊觀尚勸爲善

雙桂軒銘有序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某遊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

類漢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既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爲必非偶然者其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桂名軒余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兆於斯邪不可無以識也爲作銘銘曰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執不通訾其夢夢盍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

文則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兆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鬱敷二子之符耿哉不誣天亦可親日視于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益衍無匿爾衍爾昭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薪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 五雲山房銘 有序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寧簿楼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乎山也室則居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

無所忘於心矣知本者君子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所由作也銘曰惟山房奧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慎終毋忘仕也孔滅

## 林泉讀書齋銘有序

士不知所爲學久矣文辭以爲華記誦以爲博古之學者雖不外乎此以求道然道不在是也錢塘徐君文以林泉讀書名其齋余喜其好學之篤也誦所聞者以銘之銘曰斯人之生去物無幾參乎兩間惟性之美持美勿斁爲麗爲庸牖擴天明厥惟學功孰治于學而遺其事曰習心游卒淪于墊或懲其害力於躬躬行物有不知將躋于冥又或不然去學絶爲惟心之求異端是歸三者殊科畔道則一幸有聖謨皎其如日匪學奚知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爲天民萬理紜紜櫻之如髮春融海澡木長泉達內刳其穢外簉其戕不吝以虧不驕以亢以聖爲準以賢爲徒大道是趨廣居爲家勿溺於汚勿畫於邇日運天行真語確履細行宏猷小紀大綱察於纖微儆於家邦誰謂天下難乎治平各充其需禮叙樂成學之盛功庶其在此豈若偏岐僅足一已俗學卑卑爲俗攸喙非有

君子孰能與之錢塘之墟有書有齋我思古人于以永懷

方硯銘

方其外以由義窓而温其質也仁仁義之殽濟發斯文以相乎乾坤

圓研銘

博而圓法地與天重而碩合聖之德既壽且堅以鎮乎斯文

倭研銘

產乎夷成乎琢宣文誤佐帷幄矧伊人可不學

扇銘

用此以扇枕孝子之行也用此以扇暍仁君之聖也由孝而充之則爲奉上之忠由仁而廣之則爲澤民之政也

王待制私謚議

翰林待制王公禮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下門人議私謚之烏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心著于行事發于文辭表裏相符華質不爽故著之于書者即其操行之餘形於言行者即其學術之實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

學術心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爲狥乎邪僻考其爲書則上援聖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閭以之事君則不足以光華朝廷表率海内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乎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劉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于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爲乃歸休于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既而遭逢聖朝遂爲史官脩元史始於太祖造邦之初終於末主播殂之後删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跡天地事物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由莫不粲然包綜具有倫序嘗兩贊郡政咸著廉能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伉直忤用事者使萬里絶險之邦鬼蜮數年蠻夷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竟不屈以死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蔚贍浩乎若秋江之濤鼓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譬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其在翰林嘗掌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言爲恥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

作可與相準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奮厲卓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於人甚遠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著謚後世韙之今欲最公文行以文暨節謚之於禮其可衆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言死而易名於義爲稱乃定謚曰文節

## 試筆說

吾居乎鄉客遺善筆二分其一於友人而用其一銳而端圓而勁以摹畫咸與心稱愛之不忍妄用遇隹紙墨洎文藉則以書書畢滌而歲之恣意率手有所作則用其次者是以雖甚久而猶新焉他日友人至問其所得則曰弊而棄之矣詰其用則紀錢粟貨利卑猥事不稍惜視之與里巷所爲偏敬軟惡者等不知其爲美也吾聞而歎之友人曰子何歎之細也以余用斯筆也而遺其任余則有過矣雖然世之用人者得無有其於余之用筆者乎筆易爲也美者易得也用久必敝固其職也今夫所謂賢士君子者天之生也難生而不夭死不疾病獲全其美也尤難然而用之者不任之以立政教修紀法居廟朝治海內

而卑位冗職是命一不快於意不待其敝而棄之且加不勝之法焉者亦衆矣不彼之歎而於筆焉惜是尚爲知類也哉吾愧乎其言謂之曰筆吾所任也故吾知愛而嘆之任人非吾事也吾其敢僭而歎乎若姑修其可任者以待人之任已何暇乎世之歎而吾之疑邪

## 畏說

人可無畏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公議豈特若是而已哉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而休焉而畏邪僻有以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舉一事與一役而畏其或勞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爲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爲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聞而將與之同於澌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畏其將訾短乎我也然尚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畏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

付以辱乎天天之畀我者爲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
忮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或爲驕慢之所勝
智也或爲小慧之所淆以言乎臣而忠或疚焉以言
乎子而孝或惰焉以言乎大而或未能用天下以言
乎小而或未能爲天下用凡天職之內有所闕皆謂
之違天可也屋漏之間鬼神臨焉觴豆之際兵戈生
焉般樂怠傲酖毒存焉思慮有未純省察有未至則
爲忽乎天矣人之於天不遠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
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違則世以爲
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臣
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柰何人違且忽其
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爲之師
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
者之重則其起居食息語默敢乎之際其有不惕惕
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
將日寡無所往而不安矣不知天命之可畏則事物
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故
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不止故知君
子小人之分觀其知所畏與否而已矣漢中劉生仲
義事予爲弟子者五年其爲學篤謹不懈而持已以

禮蓋粗知所畏者今將貢于京師升于太學而達于
天朝予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爲君子之歸也故以
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予之所畏者其必有以
正予言也夫其尚因予言而有以教乎生也夫

習菴說

鄉先生陳君季明年六十餘而進學不懈間謂予曰
吾之生也先子以晦菴朱子之名命之及長而知其
不可也請更焉因名爲熙旣而自念名固不敢同於
朱子然奚敢舍朱子之學而不學也故別號習菴以
見志子以爲可乎予曰可哉古之人以昔賢之名爲
名者若司馬長卿之名相如慕乎藺相如之爲人而
取之也顧元凱之名雍蔡中郎喜之而以已名與之
也然而長卿未必如藺子元凱雖賢亦未嘗類乎伯
皆豈非名可以取諸人而道必在於自至乎君子之
學聖賢務乎道德之同而不貴夫名字之類自孔孟
以來學孔孟之道而造其極者其名非必與孔孟同
而其道則無不同以其志乎聖賢之志而習乎聖賢
之業是以卒至乎其域而不自知也苟爲無志而所
習與聖賢殊雖以舜禹自名亦妄焉而已夫孰以爲
可乎今君於名則辭而不敢與朱子同於學則習而

不敢與朱子異可謂知所務矣然而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爲學者至於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何哉蓋疎淺者竊其華而忘脩已之實貪鶩者守其意而不求致用之全莫不自以爲有得焉而終不得以成身而見乎世君之所習誠能以敬存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彝倫之常而不失其中斂之則措於家施之則被乎民雖欲辭其名而人固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不治其本而攻其末習乎其言而不察其所由言則凡所習者未必非朱子之所棄也而豈君之志也哉抑亦觀世之學者少之所習既長而意壯之所習未老而志是以雖欲志乎道而不可得君年愈高而爲學愈力孜孜焉以未及古人爲耻於是乎過人遠矣蓋或習焉或否焉而習乎非所當習者衆人也終身由乎道而不少息者君子也始乎無所不習而終不習無不利者非聖賢不能也習乎習乎其亦有無事於習者乎然則君也苟終身習焉而不止其爲君子也孰禦焉

王温子栗字說

浦陽義門王温柔和而好學加冠將定字其師劉君

恐其不足於劉也字之曰子栗爲辭以祝之而復謂
余曰願有教也余曰事有似異而相資者水火以爲
飄鹽梅以爲和寒暑以爲歲由其離者觀之戾乎其
不侔不可比而合也然是數者必相合而後致用並
行而後成功夫豈果異乎哉劉柔仁義之辨不啻水
火然未有不兼二德而可爲君子者視其外謙卑遜
順之氣穆然求其內莊敬誠篤之意確然故端方而
不犯慈良而不倚以之措大政持大議不變辭色而
天下從之自道之不明士各因其資之所近爲學豪
則至於枉已劉則至於違衆枉已既不足以立事而
違衆又不能有成治功之不見於世非此也與天下
之所病者非不足於温也而患無以守其內是以柔
懦者多流於詭隨劉君勉之以栗其知所教矣慎哉
栗乎爾毋厲外而懦中也必也挺挍特立如雪霜之
松栢不撓不折以固其節乎温乎戒哉爾毋翕翕以
合煦煦以同必也如春之融長養生息而不見其迹
乎栗者所以爲敬也温者所以爲恕也居敬行恕而
至於君子吾於子乎是望雖然飲食資乎水火而飲
食非水火也鹹酸本乎鹽梅而至味非鹽梅也歲功
成於寒暑而天地之化不止乎寒暑也周人有言曰

不剛不柔厥德孔修德備乎剛柔而剛柔不滯于事惟聖賢能之

鄭叔度字說

麟溪鄭君叔度與某同學太史公之門謂某曰吾之生先子貞孝君以楷名之及冠太史公字以叔度字之義公嘗欲教我矣而未之暇幸與吾子相好子能知公之意乎知則盍爲我言之某曰予未之聞也以臆言之公之期叔度者不其至乎度者先王所以齊萬物一民志之器也天下之物至衆也姑舉一二言之布帛綺錦出於人之爲其長短侈狹鄉異而家不同苟無度以絜之爭奪之端何由而弭乎造宮創室群材既備百工咸集木之宜圓宜方爲柱爲梁長之爲棟楹短之爲楔杗苟無度以絜之何由成匠石之功乎作樂制器範金爲鐘斲石爲磬絙絲爲琴瑟刳竹爲簫管穴匏爲笙搏土爲塤革爲鼗鼓木爲柷圉其長短豐約之制至不同也苟無度以絜之則音何由而和乎任土制邑建都立國或畫田爲井或樹城作屏大而四海之內山嶽廣遠無際置疆分界立爲郡縣以統之設爲上下以縻之揆里行令數圖責貢苟無度以絜之孰得其數而爲之限域也哉度之爲

用亦大矣雖然度有二公家之度懸之國中而四方之民各以其物來就而平焉忮者不敢怒智者不敢欺吝者不敢惜強者不敢違以其折中至公而無私也由國而郡由郡而邑莫不皆然三家之村足不履官府之門耳不聞法令之教創蒿而爲度以竈煤節其分寸量布揣帛自以爲可也苟律之以公家之法則爲辟矣夫人之爲學何以異是閭巷之氓飾詐任情自用其愚行之於家非不可也折之以聖人之道則過矣故聖人之道公家之度也取法乎天地合明乎日月前同乎三王後符乎萬世若周公孔子者爲度於天下者也其次若子思孟子之徒明聖人之道爲一時所師爲度乎一國者也次能脩身繕行以善化俗若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人稱忠信者爲度乎一郡者也次能篤恩自持動靜不悖乎法取與不過乎義者若元紫芝陽城之流出能盡其職隱能固其志爲度乎一邑者也下此則卑矣今叔度之家秉義聚居者十世堂序之內秩然而禮穆然而樂林宗孺子之行人人操之而叔度蔚有文聲已足爲一郡之度矣而太史公復以度期之豈非欲進於其大者乎大莫大於聖人之道一世民志而齊萬物者聖人之事也

叔度曰懋而學之其不得爲賢者乎其不得爲一國之度乎豈非太史公意乎抑亦貞孝君之志乎若夫漢之廉范黃憲皆以叔度爲字而後之同者甚衆二子雖賢而不爲叔度言者將以大者望之猶太史公之意也

王氏兄弟字說

翰林待制烏傷王先生有二子曰綬曰紳次第加冠於首各請字於金華太史公公字綬曰孟縕紳曰仲縉而某告之曰美哉二子之名與字也其爲用貴矣朝廷宗廟之禮穆穆在位百辟布列登降俯仰之際鏘然有聲者非佩玉乎即而視之天子之玉白也公侯之玉山玄也大夫世子水蒼暨瑜也士則瑠玫也而貫之者非綬乎綬則皆綬矣又即而辨之天子以玄組公侯以朱組大夫以純組世子以綦組而縕組則士也縕者赤黃之色而孟縕之字以之豈非望其修士君子之行而不爽於用者乎嗚呼綬以貫玉而鳴乎朝廷宗廟之中孟縕嚮學綴文煥爛而和平其深願孟縕之貫道以鳴國家之盛也雖然綬之所繫者非大帶乎大帶之垂者非紳乎大帶之傳四寸素而朱裏者天子也而裨以朱緑素而裨垂者大夫也

而裨以玄華練而裨垂之下者士也而裨皆以緇士之紳三尺有司去其五寸紳與帶非二物也謂紳爲帶可也謂帶爲紳亦可也其等雖異而其爲用約身而縉笏者則一也笏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士以球玉以象以魚須文竹以竹本凡四等而將事執玉之時皆搢於紳是紳者一身之束約而敬之本也端冕之卷然衮繡之班然非紳以約之未見其服之稱也球象之溫然文竹之燦然非紳以搢之未見其有所措也而仲縉之字以之豈非望其謹飭自持而致於用者乎嗚呼紳之用要矣昔之稱大儒君子曰縉紳先生其深願仲縉益勉而思以嗣待制君之德也抑又聞之待制君之名爲禧而字爲子乞禧亦服之貴者昔太史公嘗推其義且相期以文顯亦既有徵矣今二子也亦有美名而其何人敢繼太史公之後哉雖然二子也其尚無忝厥父其雖愚又安敢不勉

戴樂和之字說

事有不相謀而相感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是八音無知覺運動之靈世之所用以爲樂者也仁義中正孝友人之所爲以善其身世之所謂德者也德脩於已已知之人未必深知之況此八物者何由而知之

乎然而德盛則八音之樂隨之以盛德衰則其音隨之以衰非八物之有知人之誠足以感物物有所不能自止也舜之韶紹之靡靡皆資於八音者也而其音之不同猶陵與谷然者非所以感之者異哉故八音可以人力爲也能使八音和而不失其正者非脩德以和之不可也自三代以來八音未嘗絶於天下然終未有及乎韶之遺音也非其器不若其德不逮也苟有太和之德雖操牛尾而叩缶以爲節將有天育神化之意矣不然雖后夔之器尚存而欲其和胡可得也浦江戴先生名其子曰樂問字於太史公公字之曰和之蓋勉之以德也古人於樂無所不用而今也惟有天下國家者得備而用之其於無位者宜若無與焉然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於身者非有器之樂之謂蓋無器之樂也有器者固有今與古之殊不待器而和者今何異於古哉視於其身慈讓忠信之色睟如視於其家親睦信順之意翕如此樂之本也奚待於器乎戴氏自德聖以禮樂爲學先生學焉而至者也和之試求樂之本於身推之於家懌乎其無乖秩乎其有儀則凡接於耳目者皆樂也余將於是而考其德

## 傳氏字說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畧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字以代其名人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盡名之美終不能名于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爲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爲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爲無益矣烏傷傅君循淳慤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號甚美也而願余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顧知之審與畧行之而已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爲千仞號槿椐以梧檟人必槿椐之是豈名之爲貴哉有其實之爲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爲希道也較然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余言安所益乎

陳野翁字說

天下之事不患其未備而患其太備方其未備也有才知者皆可因其跡而繼之及乎既備而至於無以加傾於極盛之餘而蠹於至飾之後自非聖人矯而持之鮮有不爲大患者故帛之未繪也五色雖未著而黼黻文章之質已具爲玄爲黃無所不可恒有餘美焉或者不察而采色繪畫之炳然溢乎目者固若可愛而物之至美亦窮若先王之治天下常養斯民至美之樸於政教之先使之不以物遷不以習變而不至於不可繼是以安化而易使和柔而易制苟爲不然籠之以智巧誘之以權詐彼將各逞其所長以馳騖于世紛紛徂伺乎上者日新而無窮而上之所操者已殫矣國家之亡罕或不在乎此昔者孔子每病周末之文而欲從忠厚之先進孔子豈惡乎文哉惡乎朴之散而文無措也去先王之世益遠是朴不知其所在者久矣求之於通邑巨都茫乎其不可致也求之於華顯之位邈乎其異於斯也反而求乎深谷窮山之間蓋猶有可徵者焉苟無好古之君子與不溺於習俗之弊者天地之至美幾何而不至於胥亡也哉常觀乎閭里之會凡耆舊老成之士發言屬

行多質實近厚有古昔之遺風而少年英銳往往飾智以相詐挾奇以相高可喜者既過而可悲者繼之吾以是知孔子之嘆有以也四明之南有邑曰奉化奉化之桐照里有士曰陳先生性高守介類古卓行君子年六十餘矣教其子甚嚴待鄉人有禮而和始名曰文而字爲乞章既老而觀先進者之日微也復更名質而字野翁余遠古人亦已久矣持其身以行乎今之世心恒惴然恐爲淺薄之歸而不獲聞故老之儀刑何幸乃得先生乎今之俗可睹矣革既弊之文而復乎野以全斯民之樸宜必自東南始東南文之勝處也然則先生更字之意焉知非其兆乎余雖鄙且賤猶及預聞之

## 王子文字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其異於衆人者不在乎名字之美也視其德與行焉耳虺蟲之厲者也而仲虺爲良臣蠋蝀動之微也而王蠋爲貞士滅惡徵也而子羽爲君子疾不祥也而椓里以智聞夫豈在乎美其名字乎賢聖仁義惠哲忠孝此八者天下之美號世之人以之自名者多矣人未必以是稱之而蓄德謹行者雖未嘗用之爲名字人必以是號加

焉故以美言爲稱謂不若踐之於身見諸行事之可
實也自有名字以來人以美言加其身者宜亦衆矣
而傳於世者可得按籍而計豈非躬行有不至乎士
或能以名字達于一鄉而不能達于通國或稱于一
國而不足達于天下然有達于當時而不聞于後世
者焉百年傳之久而遂亡者焉蓋其名世若是之難
也沮溺謂孔子爲魯孔丘則是時與孔子同姓名奚
特一二哉然惟孔子傳後世爲學者師而彼咸無聞
由是知名字之不可恃苟無足稱雖襲聖人之名以
自號無益也而況於美言乎人不修其可傳者惟名
字之務美寧非惑歟浦陽王君其名曰江而其師友
以子文字之其字信美也然斯文也周公孔子之所
終身學焉如不足賢人大儒竭心思智能欲庶幾而
不敢望者子文乃取以自別于人其可不懋於德乎
水不必皆若湘沅也惟能自達于海者則皆謂之江
浦江其一也其水不可容舟楫浴牛馬而以江名者
取其不資巨川之助而能趨海爾夫由衆人而視聖
賢何異水由遐荒而趨海乎然而水無微而不至於
海者以其不息也思是名也學聖賢之道審能如浦
江之於海則謂之子文也無惑

## 黃晏仲晦字說

浦陽黃君晏其生之時當元至正中四方兵起天下大亂民倀倀在干戈之間奔走伏匿無一朝寧其父孩而抱君曰是兒之生庶其有晏乎遂名之曰晏及乎真人應命而起掃除殘賊宇內晏然十五年間遂至平治而君適當加冠方斯時士之揚材露技以干世者又皆騷然不得安其居其賓贊相與言曰欲晏者惟自晦而已於是字之以仲晦而俾予暢其義夫士之生大之欲顯功名於天下著譽聞於後世次之猶欲顯于一國下之猶欲顯榮于鄉邦而奚願於晦哉蓋晦者顯之根也曷不觀於大澤之龍蛇乎當天地閉藏之時遁形於沙泥之下曾不如暖井之跳蛙惟其善自晦也一旦出則興雲霧而雨九土矣古之君子其顯之至者曷嘗不由於自晦哉或晦於屠釣或晦於魚鹽或晦於畎畝晦之久者受抑挫憂患必深所以增其智慮而助其材能者亦衆矣故一有用於時天下無難爲之事而立非常之功豈彼自衒者所及哉然其晦也非直與庸衆人逐逐同汙也雖晦其身而其心未嘗不經營乎天人之際上下求乎古今之豪傑而尚友之也苟亦逐逐然與恒人同視彼

自衒者又何異乎喜功好名之士挈其所有以試於人非不足以立取貴富矜耀其鄉里驚駭乎衆庶然而其憂殆不勝其樂其安亦不足償其危也豈非不知自晦之使然耶黃君之父自危亂之時思宴安而以名其子字之者又知所以保之之道可謂善名字矣黃君苟能以古之君子自思而勉學焉則夫顯融之來可坐而得矣不亦善於爲子者乎

劉士安字說

廬陵劉君子博善士也名其子曰善而友字之曰士安既字而問其說於天台方君曰事有一言而可以行於身克諸家推之蓋乎天下非士不足以知之非君子不足以至之非聖賢不足以盡之者其惟善也乎由天地而觀之發育坒達盈乎其間者是理也由人而視之慈愛惻怛與天地同體者亦是理也有形之類孰能無之而衆人或陷乎惡者患乎不學者耳士君子之爲學豈能加毫末於斯理之外哉由是而發言焉則爲善言矣由是而制行焉則爲善行矣由是而措諸事爲見於德教則爲善政矣言善言行善行施善政則善播乎天下矣其身庸有不安者乎故士之安乎善循衆人之安乎利也以利爲安者安

未至而危辱繼之苟能安乎善則貴賤富貧佚愉憂戚變乎外者雖無窮而其心未始不安也劉君有學行仕于時其勢可以爲善而其心休休然有樂善之色是其善之可稱者亦衆矣又欲傳諸子而因名若字以教之豈非知所教也哉士安居乎家則取於父遠焉則取法天下之善士又以爲未至則上而取法古之聖賢以爲師則其進於善也何惑焉

蔣伯孚字說

予嘗觀乎大澤之陂而知易中孚之義矣方其一碧千須涵山浸空清恬靜帖鱗介呈露已而風遜蓬焉生拂林動谷而加乎澤也恬者沸帖者震絲縈縠動濤廻浪噴萬皺相因變怪莫盡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爲中孚也乎聖人之取象精矣夫澤至靜物也孰得而感之苟以石則石沉矣澤何能感以火則火滅矣澤何能感以雷則虛聲而不動物澤何能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之不可得也必也其風乎風動則澤應有不待踰時而感者矣若此者以其中固有相孚之理也而斯卦也巽悔而兌貞巽風而兌澤於象爲中孚又巽順也兌也以順感民則民說而信矣於義爲中孚又二體之中畫皆陽有誠

之義全體中虛有虛之道斯聖人之取義又精也夫人之心至深而不可測猶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以威刑感之則猶以石沉澤也徒撓之耳以智計感之猶以火投澤也徒自勞耳以號令感之猶以雷動澤也徒震撼耳能感之者其惟誠乎以誠感民則有不言而信者矣豈惟居上位者爲然也雖公卿大夫亦然以誠事君則君信以誠蒞事則事治以誠享神則受福矣豈惟公卿大夫爲然也雖士亦然親親也匪誠則離處鄉黨也匪誠則怨交朋友也匪誠則爽豈惟士爲然也惟藝亦有然者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恒者常理也謂誠也醫而非誠將孰信之哉烏傷蔣伯孚士而醫者也而其名曰誠徵予說予故釋其義以告之伯孚能審乎此爲政可也醫云乎哉

## 蔣氏異瓜辨

東陽蔣宗顯藝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蒂而駢實紺色而璧文圃人異之曰自吾一人詎知從事乎茲獲瓜多矣未有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宗顯視之果異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天下之物異於其類者爲祥瓜牙角鬣之倫兟兟也

人恒見之不貴也其異乎類者曰麟麟不可多得也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者充天下人不貴之者必其多者也其不可見者曰鳳故鳳謂之祥萌而生者衆矣而獨貴乎朱草湧而出者衆矣而獨貴乎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家藝而人食之累千百未見其狀之若此也而蔣氏之圃獨見之安可弗謂之祥乎或曰不然物皆本乎氣化而莫能相通各囿於天而不知其所由木之楙者曲者岐者詭形怪質萬變而不齊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謂木有意於爲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之然造物者不若是屑屑也然則物各役乎天而不自知也明矣何預於人事乎人之指有岐者脅有駢者人不知其曷爲而然也夫人之靈且不能檢其形況是瓜也植物之微者自知爲異爲祥乎草木之異常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與而人以爲祥豈不惑哉二說者相持久不能決宗顯以問余余曰謂之祥者是也謂之非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極乎天地微通乎鬼神能充其用雨暘寒暑自我而施況一草之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雖使禾頴同乎隴木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

祥烏可恃乎蔣氏於東陽爲望族忠信孝友著于鄉
踈親聚食合爲一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又
何以蔓生蓏實之怪爲足尚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
猶聞于人而名于世況夫德之異於衆庶者乎蔣氏
其益務滋乎德而勿異乎瓜他日治民者奔告于天
子以爲東南之邑有祥民者必蔣氏也耶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八終

遜志齋集卷之八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考祥文

孰爲祥乎匪物由人子孝臣順父正君仁是之謂祥
數者咸備雖星殞地裂不足以爲殃苟失其道上下
易職尊卑乖序雖芝生宮寢麟鳳在郊於祥何取世
之人弗思求祥於物不知已之躬有祥攸出爲善于

家祥實基之不勉已而循物禍之所隨

戒妖文

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已掊山崩川竭雖爲可畏孺庸賢遁尤爲可懼牝晨牡乳人以爲異數倫敗俗其禍尤著嗟乎今之人樂妖爲祥行如跖蹻喜色揚揚哲夫旁觀股栗心掉彼謂無憂酣喜譁笑天縱汝爲妖吾則莫知苟自人興汝寧不思

誚伯牙文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爲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義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爲文誚伯牙且正張子之陋其辭曰戰國之士好奏嗜毗恒詭實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遠世者嗟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爲藝也善而爲識也卑君子之學自得而已苟余中之有樂遑恤世之慍喜感子期之見知遂絕絃於既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不知舉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爲絕藝俚歌巷語嬰孩啓齒惟其不知乃爲至貴子之不幸子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之愛俾爾望於人也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庶類

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爲不得雖子期接踵舉言盈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效于邇嗟伯牙乎爾曷不以萬物爲一身以太虛爲知已等毀譽於浮說而游心乎冲漠之鄉下迨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者語奚爲栖栖焉隘狷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爲小技而予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 吊茂陵文

祇明祀而言旋兮指槐里以西征停策憩于道旁兮覩高丘之崢嶸即故老而訊之兮惟漢武皇之茂陵整冠裳而疾趨兮蹐遺廟以舁營凄風起于叢棘兮鼯鼪嘯于幽塋慨雄心之聿托兮悲曼志之無成惟君皇之御極兮遘炎靈之方熾陋堯禹爲未足遵兮卑祖武而弗肯繼內瘠民以自殖兮外震威乎遐裔騁車轍于八荒兮候神人于海澨建千門與萬戶兮殫土木之奢麗希軒轅之騰化兮永傲倪乎斯世何盛業之易隳兮洪謨蠭而難宣雖暫弱于戎胡兮生民疲弊而不痊奇禍機于巫蠱兮妃徧丁毒而嘯冤諒逞心於屠滅兮抑天道之致然闢土疆之宏廓兮曾玄宮之莫固赫兵革之繁興兮委守衛于草露城

闕之崇敞兮求斷礎而無所後宮之韶冶兮僅或傳
其塚墓像祈連以旌武兮想壯魄之已腐嗚呼哀哉
形必有盡兮孰不有亡匪君皇之獨然兮尚奚爲隱
憫而廻遑惟祈生之已甚兮或妖誑而過望謂長年
而卒老死兮斯足垂戒于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
固有所短傰才畧之英邁兮哲與愚其相半賴表聖
而黜邪兮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恫而財竭兮終克免
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尚來者之可諫感盛衰之
相襲兮仰昊天而永歎

顧天文

維洪武十四年歲在辛酉六月乙丙朔下土臣某謹
稽首昧死言維天生人厥質匪恒君之惟后淑之惟
師匪后無以厚生匪師無以惇理位有隆卑其任惟
鈞天降疵民不靖乃生越二紀茲甫受師后之功孰
廸彝訓俾弗沉迷時惟臣師實宣若皇命肇小大遐
邇民歲若德蹈則庶邦底寧忠順徽嘉不自引伐亦
既致厥事心罔或弗念帝室肆仲子元孫顯被寵命
咸率履攸行弗越謂后惟天惟父惟天下烝民主曷
敢不祇順暨勑暨嗣人曷敢弗伏思錫繼忠孝于將
來時飲歙曰斯我后之德時逸燕息曰斯我后之惠

遠臣耆艾童弱戴后德允若臨視栗栗朊朊罔有遠乎昭憲誠宣薦宜聞于天天曷不易謹乃裁降之大戾恫戕厥家播流于西邑耆臣黃髮邦之寶龜灼知幾先邦之水火灼資民庸邦之栗帛民賴以生今曷使匪嘉踐艱荒民罔不大惻曰曷自遺耆成人樂自念凡民師循父母父母疾眚子籲祈於天天必閔應臣自茲始祇陳厥由臣有壽年祿慶在天未逮臣身願輸弗享以延師之脩齡啓帝心俾師克復故里居建乃家勿墜厥海內民有仰邦國有望臣死罔悔惟天鑒民誠誕敷休命匪臣蒙嘉徵將兆民是賴臣聞曰民雖卑誠靡不格天雖高惟誠之從嗚呼皇天其尚閔茲臣小子未有知惟天其惠綏休命

## 告風伯文

舟楫所資惟風與水二者皆得一日千里其或不然水戾風違只尺莫進如受蘩維今赴京師舍車從汴河決梁陳茫無畔崖所望清風送我于南風乃逆施不可以忱筲人艅艎工流汗成雨白浪湧騰抑退軒舉歲當大比群士畢來天府奉詔俾擇其才時有常期

勢不容後風苟尼之果誰之咎帝御九州事天敬神
凡爾百靈孰匪帝臣邦國大事在乎取士不能體國
亦神之耻咨爾風伯幸停怒威亟比其旋翼舟以飛
三日之間達于畿甸我期不愆神亦罔愆百靈洋洋
儼乎在前豈吾之私帝命是虔

里社祈晴文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
實奪之既奪于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
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搖
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浮之今雖已無可柰然遺
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
訴于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
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效吏
之爲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子神然
春秋報謝以荅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
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爲而不察之民之命
懸于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
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
告

告佑順侯文

古之人以守鄉邦爲榮者豈以父兄宗族親戚友朋之所在一旦出人所不意傲然官府之上賞罰予奪千里之内爲之榮哉吾生乎斯長乎斯飲食乎斯學問交游莫非斯郡之人則知其風俗之盛衰究其民人之苦樂莫吾若也幸而得民牧之寄除其所苦副其所樂幸吾平日之所甚惡施吾平日之所欲爲使一郡之民皆與被吾澤斯其所以爲榮也雖然守之任有常歲人之禍福不齊有及終歲者焉有二歲者焉百一之中或至於三年則又徙而他之矣雖欲盡其心智殫其材力不可得也今君侯以 康之人生雖不得守鄉郡沒而爲神受帝明命合享廟食於數百里之内朝廷褒幽德録利功錫爵爲侯冕旒被棠棨桓圭坐乎殿堂之上鄉郡之長老子弟奉觴弊具牲酒備樂歌拜跪祼伏乎階陛之下無間深山窮谷望望而有之今二三百年矣君侯之榮勝於守鄉郡者豈不遠哉然榮之大者其責任亦大不可不思也其天台之書生愚不足以知鬼神之故以所見者料之上帝不猶人主乎君侯不猶守令乎今有守令受人主之爵禄而不治民事又見小民之急而受其貨財酒食既已得之而漫弗省其所苦小民不赴而訴

之則人主且察而誅之矣今當六月而天不雨禾黍
焦然欲死小民無所控語持牲醪禱乎君侯之廟者
相繼也君侯端坐而享之未嘗有所或拒又不告之
帝乞涓滴之水以潤下土在他人不悉生民之苦者
猶不當爾況君侯父母之邦乎君侯不能辭其責也
審矣然而守令若此則上有人察之下有人訴之上
帝之憂閔下民豈有任不職者而不怒其怒與否固
不可知然而小民亦不訴者以無所訴而遂止是小
民至愚而不知禮也惟禮年穀不順成變置其社稷
土穀之主有功於萬世一不順成且得而變之況君



侯乎君侯不可自恃也明矣夫禮天之經也人奉天
經以行則猶天之爲也未見其不可也人謂神乃帝
所命人不得而變是不然帝無所私其好惡視乎人
之好也帝亦好之人之惡也帝亦惡之向以此郡
之人懷君侯之德故帝以命君侯帝命君侯者以
君侯能澤一郡之民而知其利害也今君侯有民而
不恤受民之祀而不辭帝苟聞之責君侯豈其難哉
君侯若此非特此郡之人可廢君侯也君侯之厲民
不仁也受祀不義也以此二者有能率民數君侯而
墟其廟廢其祀是天之所甚予也況君侯天下之傑

男子以生民爲心之日久矣其忍視民之窮困而不救乎君侯其勿謂某不爲也某腰下有三尺劒欲爲四海除患救害每見民之憂苦輒作蛟龍鳴思擇其尤者而少試之君侯幸無忽倘三日不雨當先拆君侯之廟投之於水恐君侯或蔽於左右近習而不知故先以告君侯其深念之無悔

覈咎賦

敷言而　兮秉吾志以陳辭質尼父以爲理兮要子輿而無私爰抗志以邁往兮　火中以爲期匪道術吾弗懷兮匪聖哲吾弗師朝既遊於貝闕兮夕又息乎瑤之圃睹珎瓌之溢目兮胡獨　猶豫而不取豈味惡乎斯類兮恐心淫於可喜寧不美夫琛璧兮匹夫懷之而禍已策余馬乎會稽兮探神禹之秘穴悼道文之湮喪兮　之惟輟比吾濟乎大江兮抗呂梁之驚濤衝風擊以溧潏兮虬螭號進只尺其莫遂兮忽回薄如羽毛繂絙設而奚施兮慘恒沮以煩勞豈好遠而負重兮將弘毅以作　聖苟斯道其可望兮雖瀕死吾何病朝一飡而忘味兮夕假寐而不安若芒刺之窒吭兮既決去而能言踵四瀆而東鶩兮挹山川之龐淑岱宗屹乎比屏兮鳧與嶧其聯矗

兩觀芨其如塌兮欽明刑之震肅跽含萌于杏壇兮
盼佳植之森若蹟雖存而世久兮欲咨詢而未能魯
周公其已衰兮文獻泯滅而誰徵倚壤垣而大息兮
問吾生之已暮俾覿聖而友賢兮　豈不顧乎此度
喟揭復乎盛時兮固宜冥趨而　步昔子輿之有言
兮謂凡民乃有俟豪傑謇其時出兮微文王猶興起
余雖不及古之人兮幸賦予之靡異帝既命之以至
純兮親又廸之以遠志曰聖言具在兮爛日炳而大
示能潛心於求索兮敬典敬其　致何有積而不增
兮孰云行而不至恭昭訓而自省兮　震雷霆其若驚
從洋洋之江海兮蹈疑澌之始冰遝微入於中流兮
舟檝而　兮執汝操之弭貞神安余
以　兮　昭明而光大兮曾不
越夫一語無嶢嶢以爲大兮無　以爲頗無矯矯
以爲直兮無營營以爲阿詭而弗卑兮正而弗亢無
易合而難知兮有難近而可尚剛毅聖之所取兮柔
彼務私而苟悅兮知其中之匪仁道乃貴
乎有名兮　所　處衆忌而莫辭兮同群猾
之攸　懷斯言之不能忘兮　吾意之未堅始敬
而不怠兮茲少　逢悠楊蛾眉之姣好兮衆女

怨其殊特繫孤鳳於雞鶩兮　與之兢食屈姱麗
於文辭兮黨人譖而放黜賈正言而　兮椎魯
惡而遠斥順蹈道而則聖兮邪交謗爲鬼蜮　立言
而輔經兮憸鄙訾其悖德自古昔而有然兮矧菲薄
之極愚彼設而坎穽兮懵不顧而徑趨鳶帖翼而下
搏兮孤鴟以爲　狠妥尾而伏伺兮犢衝突以爲侶
禍恒隱於不測兮謗恒發於不疑悼不智而受侮兮
何彼人之足尤覽先哲之好脩兮　微而不揚方
進鬻　而其所爲相兮趙堯果代乎周昌語終而降
拜兮美郭奉之善誘　縱賢於同類兮夫豈足爲師
友以倒屣而見粲兮弘知枯之將貴脩虛挹於周英
兮曰非　敢　抱朗明之精誠兮又重之以無
在此曹無損兮　其見如先後之胥接兮固代
謝之恒理擠俊而訕哲兮　而何耻繄人厥有
之命兮豈毀譽之能移諒勞心而何益兮　哀德
於人兮毀與皆可師譽
兮毀　昔忠人謂何兮明憯戚於細故神
不於　兮　乎九土前三秋而無始兮
後百世而無終　起　何異蜉蚍與蠛蠓
馴麒麟以駕軛兮繫　兮　皷元氣

而凌鴻濛吾將視天　閒兮
責　於外物兮　期企乎　多缺誤

靜學齋賦

惟昊穹之玄默兮備恒道以示日月煥其錯行兮紛
布　展肆一呼而一吸兮爲發育與揫歛群物
從而榮悴兮　陰陽其舒慘大莫踰於嶽瀆兮小莫
至於昆蟲顯何遇而弗　兮隱何感之弗通且深
廣兮夫何術而能　極靜靜乃動之根兮
五氣上臬行而妄動兮庶類之營庶類之營化
其無成矧同人一心兮應外觸乎糾紛
匪澄明而靜一乃如絲而如棼　者聖師之無憲猶
日　潤指昊天以示人兮欲無言而默運猶
賜之善辨兮謂辨予謂未知顏氏顏氏如愚兮亟楊
言其庶幾嘉木訥之近仁兮佞之爲　而潛
思兮弘猷之在玆維周氏後作兮興紹千載之遺統
揭道奧爲圖書兮曰主靜以制動何明者之通達兮
瞽者從而遠之道昭昭其孔彰兮昧者棄而材之得
失兮恐利口之深詭雖榮盛而　切兮何異
螻蟻余少志乎行道兮獨慕乎前脩有虞信莫京兮
餘可以以爲逑摽禮樂以爲檝兮施仁義以爲舟濟

湯　之洪波兮冥斯民於樂丘忽有悔其不然兮
知余台之未至欲以靜而爲學兮庶来者之可冀且
潛心於冲漠兮夕重之以乾乾攝衆衆而靡形兮中
扁湛其若淵交至而弗勞兮如水涵而鏡受未至吾
弗迎兮既往吾弗咎懷明德之在巳兮耻流俗之狂
獧若默　而行正兮惡夫餙貌與多言示狙猿以
周禮兮競呌噪以　固歎知我之無人兮嗟斯道之
難遇何朱氏之好脩兮先　之中情敢靜學之嘉
名兮銘齋居而服膺賢聖匪降自　兮脩道以立成
尚慎終以弗怠庶言之可徵　多缺誤

憫知賦哀葉廷振

塊居幽而處獨兮藐昧陋而遘屯視冥芒而無覿兮
聽矘䁾而無聞疲精思於編簡兮馳志慮於遺文悼
往古之莫吾與兮愧當今之莫吾親夙吾秉茲姱志
兮泏宇內而求友　既高　采兮亦微容而寡受
紛瓌琦之豈無兮逞珎麗之叢揉驟而俄踦兮或始
揚葩而遽朽棼芸芸之易逝兮莽悠悠其何之恍晤
言之猶新兮倏墓草之巳滋睇昊天而太息兮俯長
川而增悲望斯人之不淑兮慨吾道之將微惟　素
之靈霄兮美之子之挺秀質顓醇篤敏兮父師申之

以告詔博載籍之淵粹兮騁俊力於文囿鈎群言而
交貫兮迥孤舉而　奏應薦書於辟雍兮再而再進
却曰吾慮道之未脩兮行吾志之靡獲衆喧闐以衒
鬻兮兢攘竊而不怍苟得之以爲宜兮失怨悱而不
釋快庸目之矇眊兮機詐陳而自賢蘇腐櫟以爲芳
兮譽沉檀而斥龍涎進龜實豆兮毀擣珍爲穢膻獻
蒯枲以爲領兮謂錦纈可苴履舞山鷄以效祥兮威
鳳羞而　羽既自欺以惑世兮世亦安之而不顧孰
若子之誠一兮　於名而實富在往歲之孟春兮歛
舒舒而來翔繩吾以儀則　以文章
醉稱觴　以孰
寐兮　恭
　　眩惑矣　　九州之廣大兮固三
代之疆　何賢哲之寥　兮不逮古之多士天既生
而偃之兮人莫窺其太始將忌能而嫉智兮天與人
其同致昔洙泗之啓聖兮異才森其並出大或僈於
造邦兮小猶易夫千室使僅得其一二兮真足極斯
世之遺失嗟呼不及古之人兮又無友孰自律受形
氣於大化兮知終盡之有期生有益之爲美兮何壽
夭之足議松柏薪於空山兮與朝　又何異生有樂

而可耻兮死有厄而是貴吾曠觀乎宇宙兮等萬古於一漚揆庶彙之消長兮審二氣之所由山有圮而合兮川有壅而爲丘化昭明於腐兮鑠覆載而不少留彼天地山川且有澌滅兮矧天人復誰重日佩美兮襲芳宛可慕兮難忘竭逝去兮何爲生不永兮使人悲庸多壽兮哲矣般兮誰冤誰考遊太初兮返其眞愚風霆兮挾星辰帝視下兮察其仁異才降矣後復多缺悅

## 友筠軒賦

惟青青之玉立俯漪漪之軒攬甜懇樂矣之幽情處蔚然之深秀蒼雪洒乎凉颸綠陰蔽乎清晝春之時也暖律乍起和氣方剖對穆穆之龍孫列斑斑之鴈行風節持以雅素體質直而端莊其夏色也南薰解籟舟鳳來儀香馥鬱鬱而貝簇密葉重重而翠圃笙簧景黃崗寓乎此身風徐來而韻合雨初歇而香勻至弭乎節奏珮玉鳴乎參差毗佳麗以褒雄據靜便而若色侵書帙凉溢芳樽日穿漏以喋金水環迴而嗽銀座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褥或彈棊而雅歌或解衣而脫巾或焚香而啜茗或聯句而鼎眞固平生

以足樂雖百罰而弗醮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兮萬
木凋玄冥降兮群陰驍覆霜兮氷將至擁枯拉朽兮
焉逃稟抗雪之英姿健凌雲之高標或強董宣之項
或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韶既不
婉以不麗亦弗矜而弗驕騎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
甕牖之安乃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閒彼將聽晨
雞而拜楓陛此獨咀明霞而扃柴關忘情於漢庭之
寵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倡魚蝦而友麋鹿豈復對
隆準而瞻龍顏采玉芝於蒼烟之表洗兩耳於清溪
之湾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真樂者也辭曰

清清兮歲寒之心溫溫兮琅琳之音君子居之兮實
獲我心正俟命兮履薄臨深君子處兮慨古傷今
人汩汩兮誰爭子所蔬一噐兮酒一觴樂以忘憂兮
歲月長羌彼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重白璧兮莫
手粃糠松花飯兮荷葉衣瞶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
遊兮莫而歸安得從子兮其樂有餘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浦陽義門鄭氏十世之長仲德父以禮冠其從子杓
及諸孫燧煇燿而以字爲屬余惟冠禮之不行也二
千年矣舉曠古久弛之禮而行之夫豈爲耳目之美

哉亦曰以古君子成人之道望乎子若孫爾止以古道望其身而不能以君子自望謂之愛身不可也余欲四子者爲君子故因字以勉其德构之爲用惟絲是理字曰叔理欲其精敏不懈以周乎事燧以改火民用是資字曰允資欲其致用于世而不爽於宜燔爲光明明不進乎上則不能遠宇以允進使進乎善燿者輝之著苟充其內則其輝也益遐而暢允充是字俾篤實其中而致其昭也大余於四子蓋各有望焉不爲無意也四子也豈可不勉以遠父師之志乎祝辭曰加爾元服維茲令辰罷飾其外貴乎成人昔未有知德或未備人曰童子宜有不至既哉爾弁而童厥心人謂之何責望也深一言之善終身行之今字告汝維名是徵构之爲器絲用以理解類析紛莫切乎此以理字构其義孔章用之於身既要而詳天下庶事紜綸舛錯如絲之棼不可控索急之則亂緩之則艱無爲則弛有爲則煩曷以治之其要甚寡知要則爲優於天下人心之明與天地參何遠弗該何徵弗潛養之以敬以澄其內制之於義以應乎外肫肫其誠允烈其光如揭日月以燭四方以理庶事靡有滯失孰能致然大本既立由身而家自家而推有

以應物何適非宜曷以恭爾聖賢之事勿謂難能與汝不異○生民所資莪栗爲甚苟微水火曷以烹飪火之爲用與莪栗同此落二句古者用燧以寓政機榆柞桑槐各資其時字曰乂資於義其可望爾致用比德于火酒醴牲牢或可暫遠一日匪燧民實阻飢凡此生民孰資以立蓋有君子進其不及養之俾生導之俾成植其彝常牖其天明致用之功與燧無異何能濟物是在材智爾欲爲燧惟德之脩有以資民民咸汝求人之有心孰不思善惟其無學所思不遠學以爲本萬行培之仁居義途勿怠于爲政飭于家治比閭里暨蹲千位惠澤彌溥率履弗越斯謂乂資貴成厥躬賢者自期○惟古有訓冠爲禮始曷始于茲備服致美玄端而祖人必尤之佩而不冠則奚于儀致飾于外惟備之務盍思厥德寧有未具爾生名胄有伉其門曷以永家在爾後昆燾爲爾名光明是勉明不上進所及不遠字以乂進以遠爲明匪字之美尚躬于行曰之方升其輝耿耿愈進而崇無物不炳譬諸爲善其始甚微日進月升譽聞赫熹恒人之身望爲聖賢其功之難有如升天進而向上靡有弗至謂吾豈敢斯爲自棄天賦明命曷有不完久蔽而昏盍

識其端人怠以嬉獨奮于學學功既進乃亦有獲衆
怯於善獨勇于爲善集于身進德之基勿怠其易勿
畏其難勿移于昏惑於人言曰有孜孜惟道是信緝
熙于光明斯爲允進○古制名字以號其身匪欲務
美以夸於人後之命名取義甚備能思而行猶古之
遺厥章爛然日月迭行星辰照宣天胡致斯陽體充
實積中既久光華外溢地厚而廣克配乎天實彌乎
中至文發焉其在聖哲煥其有章秩秩而陰煌煌而
陽視于其身威儀甚都發爲辭令爲世大謨豈欲其
然外施厥美道德內充不能自止至足而流至美而
發雲蒸雨潤靡不暢達今爾何學稱茲嘉名苟能充
之何德弗成出言則思聖哲是效舉足則思前武是
蹈於親而孝而弟而兄自卑而尊無不敢承曰聖若
心使及于誠涵蓄既深遵養既美光耀旁燭孰之能
禦世不知道習陋安卑聞師古人不詘則疑慎勿類
斯勇往獨覺允擴充之匪聖焉學

釋思辭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子充奉使雲南十年而未復其
冢子綬作思親之堂以寓其望慕之意而少子紳復
爲賦以自閔其志切其辭悲讀之可以流涕也夫父
子之恩天性也豈有紀極哉孰不樂乎字養承事於
安泰之時而有不獲者命也命非自我出者君子盡
其所能爲而已矣其如天何哉余悼二子之志推其
故以釋之始發乎情而終歸諸命以冀其定焉辭曰
悵獨往兮何所天廣地遐兮道囏且阻鯨鰐據川兮
陸有兕虎蠻之人兮不可處君不歸兮將安與我思
君兮我心勞苦楓櫧葉暗兮霧杳冥毒氣漲天兮蝯
犺又鳴蠻之人兮鳥獸嚶嚶被髮兮倮行血爲飲兮
齒頰頳君之處兮誰爲朋冠裳兮佩玉乘文駟兮蔭
華屋俊彥兮汝從倡汝和兮往余復愉樂兮恬康尊
盛兮朗融曷不歸兮蠻夷之中彼豈汝悅兮此寧不
子容我思君兮意安窮翕翕兮俟俟汝閭兮汝里食
有黍稻飲有醴有豚兮有羜繳有鶉兮罟有鯉有子
爲養兮羞服溫旨望不還兮悲莫止崇堂兮邃室陳
罍兮肆几便心兮佚體眉壽兮樂愷君胡爲兮去此
我之思兮如水孰不安兮故鄉逖獨處兮蠻荒謂誰
兮使然皇有詔兮孔明天穹兮在上命在人兮昭章

貴我兮賤我疇能違兮天常既知命兮何悲聖不遇兮矢言居夷秉至美之在余胡不可兮懌怡由余兮季札夷之產兮睿哲諒何所之無士兮道焉往而不合菅蒯可以爲服草木實可以爲粻舍故鄉可無思兮皇之恩不可忘恃聖明之大德兮終擴闢此殊方操吾節以來臨兮縱遲暮兮何傷

文會疏

伏以道術之分九流儒者實禮樂之宗主浙水之東七郡金華乃文獻之淵林在天纏爲婺女之墟於墳籍資賢人之聚自宋南渡有呂東萊繼以何王金許真知實踐而承正學之傳復生胡柳黃吳偉論雄辭以鳴當代之盛遂使山海之域居然鄒魯之風天實啓之世有作者惟我朝創業垂統之初載得華川潛溪之兩公或以誠篤博大鎮朝廷或以忠節剛方聞夷夏修九十三年之元史爲百千億載之成書雖盛衰榮辱所遇難齊而道德文章俱垂不朽繼其後者夫豈易哉恭惟仲縉先生推其學則潛溪之門人論其家則華川之愛子耳濡目染於斯道斯文之懿不出於戶庭而得之心解力行於厥父厥師之傳能紹其箕裘之業矣是以名播萬里來覩王國之光經授

諸生聿佐郡庠之教夫成都自文翁興學不乏楊馬三蘇之才況賢王尚文巴成周召二南之政教化行而風俗美固曰本於人君師道立而善人多是所望於吾子尚念淳熙乾道之大統皆振民育德之宏規夫何近代以來徒爲謀利之具慨想一時之群彦鮮不隨波而逐流苟非振古之英賢孰克任重而道遠本六經而敷五教慎無負於孔孟在天之靈備九德而配八元庶有待於唐虞致君之士謹疏

建祖祠移族人疏

舉觴而酹先酒蓋思麴蘗之初秉耒必祀神農尚推粒食之始況夫人之耿質皆先祖之遺休堂構積累世之勞疆畛有無窮之利儻食焉而不察反二者之不如是以宗廟爲先著諸經禮有田則祭具列聖謨尚存仁義之心敢忽祖宗之祀余家爰自前宋以至于今上下三百餘年繼承一十五世雖絶續盛衰之互見而東西前後之分宗凡此比屋之人孰非初祖之衍然支分派別本源既遠而益疎世易人亡祠祭僅存而無統或苟簡而不循乎禮或怠惰而不當乎時盂飯盃羹曷寓如存之敬桑樞甕牖莫棲來格之神茲欲創建新祠合祀群祖四時仲月有田者各伸

報本之誠一姓亡親無後者咸享祔食之祭明同祖之同體嚴事死如事生上以萃高曾祖考之靈下以洽兄弟子姪之志燕毛序齒佇觀睦族之歡鳩財僝工請盡奉先之道在我宗屬各單厥衷無或乖違以忝吾祖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蕙嚴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八終